蟹工船

[日本]小林多喜二 著
叶渭渠 译



译林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定价：18.00元

蟹工船

[日本]小林多喜二 著
叶渭渠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蟹工船／（日）小林多喜二著；叶渭渠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447-0777-0

Ⅰ.蟹… Ⅱ.①小… ②叶… Ⅲ.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3158号

书　　名	蟹工船
作　　者	[日本]小林多喜二
译　　者	叶渭渠
责任编辑	叶宗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
插　　页	4
字　　数	66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77-0
定　　价	1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叶渭渠

自2007年以来，在日本或在欧洲某些国家里，出现了“新穷人”这个词。应该说，这些国家都已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阶层呢？就日本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在一亿二千万的人口中，号称拥有“一亿中产阶级”。可谓大众过着小康的生活。可是，曾几何时，这几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陷入萧条，大企业向国外转移，中小企业自保或倒闭，用工条件苛刻，多雇用临时工和廉价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大增，进入了一个称为“格差社会”的时代，即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了，贫富差距的规模扩大了。据最近一些访日的朋友说，“新穷人”以网吧为家，乃至露宿东京地铁站里和公园的长椅

上。这种“新穷人”社会现象，在文艺上的反映，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问世的《蟹工船》近一两年又流行起来。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导，至2008年1月，已重新出版的《蟹工船》累计销量已突破五十万册大关，5月以来一直稳居日本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并一度攀至榜首。同时还有依据《蟹工船》改编的漫画本，发行四十多万册。一位日本作家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新穷人’还不如当年蟹工船的渔工呢！”这大概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所分析指出的：“这部小说突然畅销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唤起了社会底层‘新穷人’的共鸣。”

《蟹工船》的作者小林多喜二(1903 — 1932)，是日本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他出生于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四岁举家迁往北海道小樽若竹町，在经营面包厂的伯父的帮助下，其父在当地穷人聚居的地方惨淡经营了一家分店。小林多喜二父母喜爱文学和戏剧，常常让小林多喜二的姐姐朗读夏目漱石的《哥儿》、《三四郎》和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等作品，小林多喜二也从中接受到文学的熏陶。在小学时代，小林多喜二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优异，但却是讲故事的能手。

小学毕业后，小林多喜二在伯父的面包厂一边做工，一边在北海道厅立小樽商业学校就读。当时小樽商业学校的校长受民主潮流的影响，重视开明的教育，小林多喜二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启蒙教育，培养了明朗的性格和开阔的心胸。他喜爱绘画，经常利用课外时间到郊外写生，并给《文章世界》投小插图稿，每期都有作品被选上，“和小学时代比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但是，他参加课外绘画活动，有时夜归，引起伯父的不满。在伯父的强制下，他搁下画笔，却培养起热爱文学的兴趣。他的作文在全班首屈一指，经常为校友会杂志《樽商》写稿。他的习作《被诅咒的人》，写了一个穷苦的少年当了火山灰工厂工人，得了肺病，陷于对肺病的恐惧和担心失去工作给家庭经济带来打击的双重苦恼的故事。他还担任了《樽商》杂志的编辑委员，参加了学校成立的和歌会，喜读石川啄木的作品。这时候，他在《文章世界》、《中央文学》上刊登了《北海道的冬天》、《从冬到春》、《春天》等诗作，同时写了描述在伯父家沉闷生活的苦恼的短篇，初具短篇小说的条件。尤其是商樽毕业前夕，他在校友会杂志上发表描写一个白痴少年生活的《暮春的新开地》，开始在文学

上显露了自己的才华。

1921年，小林多喜二进入小樽商业高等学校，对文学产生更自觉的追求和投入。一方面他广泛阅读西欧和俄国的近代文学作品，比如邓南遮、歌德、福楼拜、斯特林堡、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尤其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死屋手记》、《穷人》等，并且写了读后杂记，对这些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物的性格力量，在感情上产生了共鸣。在日本作家中，他爱读德富芦花、石川啄木、夏目漱石，菊池宽和志贺直哉的作品。同时，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在某一时间又深入钻研某一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常常与一些爱好文学的友人探讨当时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等文学现象，围绕文学艺术的真正使命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主张文学艺术的使命就是“为了使人善良、纯洁和高尚”，为此要“更好地生活于现实之中”，企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探讨和寻找一条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思考与探索中，小林多喜二写了《阿健》和《回家过节》两个短篇，前者通过贫穷的农家少年阿

健的眼，对伯母暴发户的行为和学校偏差的教育方针进行尖锐的批评；后者描写工厂放徒工回家过节的虚伪行为，揭露它是掩盖剥削实质的一种手段。他对社会的批判精神，以及对穷人的同情和人道主义的正义感已跃然纸上。作品发表在与《播种人》有着密切关系的《新兴文学》杂志上，《阿健》被评为"思想鲜明，表现确切的作品"，同时小林多喜二被当做"值得重视的新生力量"。这家杂志后来成为发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重要刊物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起到了为小林多喜二走上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架桥作用。

这时期，在《播种人》的影响下，他对社会和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独自的思想和艺术观。他就读书和创作的体验，写了《历史性的革命与艺术》(1923)一文，通过对托尔斯泰及其作品的分析，思索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为什么与艺术观产生矛盾。他联系自己写道："对我自己来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除了具有某种近于信仰的信念之外，其他什么都谈不上。看来出路只有掌握这种思想方法，抱着求索的精神干下去了。"他虽然未能自觉地从社会科学的立场出发，但已经开始将朴素的人道主义正

义感与思想信仰和思想方法联系起来思考革命问题，这是小林多喜二的艺术观的最初表现。

1924年，小林多喜二从小樽商业高等学校毕业后，开始在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分行任职。前一年，《播种人》已被迫停刊，他就在小樽创办了同人杂志《光明》，自任主编。他在第一辑的扉页上刊登了亨利·巴比塞的《光明》中的一段话："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上帝。为了指引我们无垠的内在的生命，为了指引包含在全人类的生命之中的职责，有一个绝对不容忽视的上帝存在着。这个上帝就叫做真理。"表达了这个小刊物继续追求"播种人运动"的革命与艺术的精神。

他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全力以赴地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他已写了《龙介的经验》、《娼家》等约三十篇习作。这时，他发表了处女作《腊月》(1926)。故事描写了一个贫穷家庭，丈夫死后，弱妻无力维持，年幼的孩子们被人领养，长女沦为娼妓。这时候，小林多喜二开始意识到正义感仅停留在对贫苦人的同情是不够的，把他们的悲惨生活仅当做悲惨的现实来描写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于是开始将注意力投向他们的悲惨生活与社会的现实生活的

矛盾关系。在对这些矛盾的探索过程中，就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感到困惑与焦灼。他曾写道：

> 考虑各种各样的人生事实——即生活，一想到循环小数，自己的脑子就好像要变成一片灰暗。感到自己人生观的阴暗，同时又有一种焦虑的心情，希望从这种阴暗中追求某种光明。
>
> 人究竟怎样才能幸福呢？我思考着这件事，只是思考着这件事！

此后，小林多喜二的确是在思想的混沌中深深地思考着人生与艺术的问题，在杂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思考的问题，强调了作家必须以明确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必须对人生不断地提出要求。他说：

> 一个作家如果对人生没有任何要求，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作家只是要求他的作品如实地描写人生，那他还不如摄影师。……甚至可以说，作者必须是个梦想家。

作者对人生必须有要求。

同时，他认为过去他对待生活实在太苟且，在反映自己当时的思想时，他说：

(我)需要信仰！需要对事业的热情和毅力，这是无比重要的！

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和不断修改他的旧作所遇到的问题，小林多喜二开始认识到他所接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泛爱思想和尼采的超人思想，与现实的生活产生了矛盾，与自己原来的主观追求也产生了矛盾。苦恼而焦灼的思索之余，他读了无产阶级作家叶山嘉树的《卖淫妇》，认识到叶山嘉树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正是在描写悲惨的现实这一点上，无产阶级文学与自然主义文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两者之间创作态度和思想意识的完全不同。他反省自己说："在我自己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可以看成是'思想意识'的情绪，但这种情绪还没有（像叶山嘉树）那样热烈地、具体地表达出来。"为此，他研读叶山嘉树和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

的同时，也开始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经济学批判》。小林多喜二在创作态度和思想意识上获得了最初的飞跃，逐渐从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者转向一个战斗的无产阶级作家。

1926年至1927年，北海道从矶野到小樽掀起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工农联盟的租佃斗争和罢工斗争。这场斗争是由小林所在的北海道拓殖银行的资本家与地主勾结剥削佃农而引起的。小林多喜二也第一次参加了这场斗争的一些集会，他目睹集会的许多人指责官宪和资本家的横暴，听到从一个工人的嘴中说出“剥削”一类的字眼，不禁“感到时代进步了，大家都觉醒了”，同时愉快地接受这场斗争的领导者的请求，利用工作之便，在拓殖银行内部搜集有关情报。

随着小樽工农运动的高涨，小林多喜二积极地投身到如火如荼的工农群众的斗争中去，发表了《杀人的狗》(1927)，揭发包头工制度原始剥削的残酷性，显示了他的创作迈出新的一步。与此同时，还发表了《父亲病危》、《万岁万岁》、《女囚徒》等短篇，并且着手写以他的恋人田口泷子为原型的长篇《迈出第一步的女人》。

这时期，小林多喜二经友人寺田行雄的介绍，参加了劳农党古川友一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思想上坚决走向马克思主义。他说："获得古川、寺田这些劳农党的朋友，这是划时代的一大事。……啊，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的时代到来了。这不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代，而是应该怎么做的时代。"在思考"应该怎么做"的时候，小林多喜二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认识到要从过去的作品世界里大踏步地迈出来，于是他表示"泷子像《复活》中的卡秋莎一样离我而去了"，于是以他的恋人田口泷子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迈出第一步的女人》写到中途，再也写不下去，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个选题，集中全部精力写以北海道石狩川开垦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最原始的反抗为主题的《防雪林》。这部标志小林多喜二创作重大转折的中篇小说，比起作者本人以前的作品来，已有了一个很明显的进步。但是，作者不满足于此，因为他亲自目睹和经历了周围的社会现实的剧烈变化，深感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的世界还存在很大的距离，在焦灼和不安之中，他读了藏原惟人发表在《战旗》创刊号上的《无产阶

级现实主义的道路》一文，深受文章强调的以“前卫的眼”来观察这个世界和以严正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来描写这个世界的论点的影响。小林为此感动之余，向银行请了十天的假，到东京去拜访藏原惟人和其他无产阶级作家、评论家，当面聆听了藏原惟人的意见之后，感到了解了很多具体情况，是一次学习。他回到小樽后，一心一意地清算自己过去的态度。可以说，在藏原惟人的影响之下，小林多喜二在创作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飞跃。

小林多喜二加入“纳普”后，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他在银行工作之余，完成了长篇小说《1928 年 3 月 15 日》，经由藏原惟人推荐，在《战旗》上发表。故事以“ 3·15 事件 ”为题材，以事件之后北海道地方统治当局搜捕日共党员为中心，描写了一群革命家在事件前的生活状况及其在当局残暴镇压下表现出来的种种性格，重点突出了他们英勇不屈的革命性与统治者镇压革命者的残暴性，以两者的对比，揭露了天皇专制的国家政权的本质。作品的主要成就，首先是作者超越自己，也超越左翼作家取材同类事件的作品孤立处理这个重大题材的缺陷，将这一事件置于巨大的时代潮流之中，揭示了事件某些

带规律性的本质问题。其次是作者避免一般左翼文学容易犯的概念化的通病，没有把个个革命者拔高为高不可攀的“英雄”，而且也写了他们性格的弱点——参加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偏激、个人英雄主义等等，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藏原惟人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无产阶级文艺划时代的作品”，“这部作品也标志着处理这类题材的作品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指出作品的不足是“它虽然描写了先进的个人，但没有描写群众性的集体”，“未能将它置于与整个无产者解放运动的联系之中”。小林多喜二也总结说：“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姑作别论，它对我来说具有不可忘却的意义。这并不只是因为它写了‘我自己’的事情，而是因为这篇作品中描写了当时(1927—1928)前后的日本无产阶级运动所经历的一个方面。……这篇作品确实写了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它通过我自己的事情而显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应当把它当做是超越了我个人的经历范围。”

《1928年3月15日》发表后，虽遭到了统治当局的查禁，但他更积极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的同时，先后又写了以1928年2月他到东俱知安去参加第一届普选运动为题材的《到东俱知安去》(1928),《蟹工船》(1929) 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当时日本正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漩涡之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对外加紧发动侵略战争，对内加强剥削和镇压，以摆脱困境。北海道的渔业资本家，便趁机勾结日本帝国军队，利用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普遍失业的情况，雇佣廉价劳动力，驱使他们到蟹工船上，强制实行监狱工棚制度的奴隶劳动，对他们进行极其野蛮残酷的原始封建剥削。渔工们经常发生自发的斗争。

1926年先后在北千岛海面上发生了两件引起社会舆论谴责的大事件：一是“秩父号”遇暴风雨而触礁，当时“英雄号”收到求救信号却不赶去援救，致使“秩父号”一百余名渔工罹难；一是“英雄号”和“博爱号”上的渔工和杂工不堪残酷的奴役，奋起罢工，使斗争从自发走向自觉。小林多喜二对这个社会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深入到蟹工船停泊地函馆，向渔工和工会进行详细的调查。作者发现蟹工船的实际情况至少说明下列几个问题：(一) 它是

殖民地和落后地区的典型的剥削形式。(二) 除东京、大阪等大工业城市外，当时百分之八十的日本工人正处在这种状态。(三) 通过它可以明显地看出各种国际关系、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真相。

在此之前，叶山嘉树发表了《生活在海上的人们》，这也给小林多喜二以启迪，而以上的两大事件的发生，成为小林多喜二执笔写蟹工船渔工悲苦生活和严酷斗争的直接动机。他经过两年多的思考和酝酿，终于写出了代表作、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杰作之一的《蟹工船》，发表在《战旗》1929 年 5、6 月号上。

《蟹工船》的故事就是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错综交织的现实的艺术概括。它描写了渔业资本家勾结帝国的反动军队对北洋蟹工船上的渔工、杂工的野蛮剥削和残酷镇压，劳动人民过着地狱般的非人生活，以及他们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和血与火的洗礼，逐渐觉醒，加强团结，在生死界上同作为"阶级恶"的象征——渔业资本家的代理人浅川监工及其他恶势力进行英勇、机智斗争的事迹。这场斗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觉醒了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气馁，他们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重

新组织力量，满怀胜利的信心，再一次迎接新的战斗。

作者一开头就让上蟹工船劳动的渔工喊出："下地狱喽！"也说明了作者有意识地选择了像地狱般的蟹工船这一特殊的劳动形态和典型环境，深刻地剖析了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同时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总根源，从而把蟹工船上的渔工们为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引向反对天皇制的政治斗争。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如下两段精彩的描写：

> "浅川、浅川，是蟹工船的浅，还是浅的蟹工船？"
>
> "天皇陛下高高在云端，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这浅，就不那么简单了。"
>
> * * *
>
> 每年，照例在渔期快要终了的时候，就特制进贡天皇的蟹肉罐头。可是很"不恭"地特制的时候，从来不特地斋戒沐浴，平时渔工们都认为监工这样干是很不敬的。——可是，这一

次却没有这种想法了。

“这是榨取咱们的血和汗做的，哼，吃起来大概特别鲜吧。吃了可不要肚子痛呀。”

大家都是抱着这样的情绪做的。

“放点石头进去！管它的！”

小林多喜二就这样以他的胆识和勇气，向日本绝对主义天皇制挑战，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愿被宰割的人们联合起来！”

这部作品虽以蟹工船为舞台，但它通过船上各阶级代表人物包括作为资本家代理人监工的浅川的活动，以及“秩父号”的沉没，川崎船的失踪，帝国军舰的“护航”等情节，有机地把蟹工船同整个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密切联系起来，大大地扩展了空间和时间，以更加丰富的思想内容，展示两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尤其是安排了川崎船遇难漂泊到世界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接受革命思想影响，以及了解到这个国家没有阶级剥削的实情，为其后渔工们的斗争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渔工们从自发斗争转变到自觉斗争的过程，是接受了革命思想和理论教育和指导的。小林多喜二给藏原惟人的信中就

写《蟹工船》的指导思想作了这样说明：

> 如果仅仅停留在描写蟹工船内部的苛酷奴役，只能唤起人道主义的愤怒，而尚未接触到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机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基础。所以必须全面地表现帝国主义——财阀——国际关系——工人四者的关系。

小林多喜二以“帝国主义——财阀——国际关系——工人”四者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它明确地揭示了帝国主义机构、帝国主义战争的经济基础，以及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任务，而且将它与日常的生活结合，探求在黑暗的现实中取得解放的可能性。这是《蟹工船》的主题，也是自《蟹工船》以来小林多喜二所一贯追求的主题。

作家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还包含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作品既描写了渔工的苦难生活和不自觉的状态，也表现了他们觉醒的过程；既热情而真实地表现渔工在前进中的每一个困难，写了渔工斗争的每一次失败，也写了渔工通过多次失败的教训，发现了自觉的解放道路，从而丢掉幻想，再来一

次斗争，预示了渔工斗争胜利的前景。可以说，《蟹工船》以渔工斗争的失败悲剧而告终，但却没有留下悲观和绝望的感觉，相反却充满了乐观的精神，展现了浪漫的明天，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可以看出，这是作家总结了《1928年3月15日》的不足，努力超越了个人的经历范围，显示了一个历史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加深化了主题的思想性，同时说明作家从根本上对变革思想和文学有了新的认识。

小林多喜二写《蟹工船》之际，正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开展“艺术大众化”议论的时候。他接受了藏原惟人对《1928年3月15日》的批评，有意在形式上向这个方面做些“冒险的尝试”，比如主人公是渔工的“集体”，而不是一两个渔工；超越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的描写，着重突现了渔工整体的阶级的集体性格和行动。而且他认为“这种趋向，从无产阶级文学乃是集体的文学这一观点来看是必然的，但也不要因此而产生不完整的以至枯涩无味的东西”。不足之处是作品在描写渔工落后面时往往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

《蟹工船》问世的反响比《1828年3月15日》

更加热烈。藏原惟人在《作品与批评》一文中写道："小林多喜二经常把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在《1928年3月15日》中，他在我们的眼前显示了好像对异教徒追究异端邪说似的严刑拷问场面；在这一部《蟹工船》中，又暴露了殖民地的一切非正义的行为。本来，在我国的文学中，把社会问题作为其基础的作品，在资产阶级文学中仅有少数的例外(如岛崎藤村的《破戒》)，这是因为我国的资产阶级很快地走过了他们的'批判时代'。无产阶级文学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而且正在努力写成这样的作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就是这样的作品。"

《蟹工船》发表后，不仅仅受到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评论家藏原惟人、平林初之辅、胜本清一郎等的著文称赞，藏原惟人在《都新闻》、《改造》上就称赞这部作品"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划时期的作品"。许多作家、评论家在《读卖新闻》上加以推荐，认为是该年度最好的作品，引起整个文坛的广泛重视。日本文坛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之一的《中央公论》主动向小林多喜二约稿，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给予积极的评价，《蟹工船》获得了与叶山嘉树的

《水泥桶里的一封信》、平林泰子的《医疗室》、黑岛传治的《雪橇》并称的荣光。小林多喜二一跃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作家,他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文坛的广泛承认。它给文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决定了小林其后的文学的方向。另一方面,《蟹工船》在《战旗》1929年5、6月号上一刊出,日本统治阶级即以"触犯天皇罪"禁止发行,作者也为此一度被传讯,讯问他为什么在作品中写了往献给天皇的罐头里"放点石头进去"的字句。

作者接着写了《在外地主》(1929),以工农联合斗争为主题,描写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地主资产阶级化过程中,工人与农民、地主与资本家、农村与城市等的关系,揭示了在外地主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典型形态的存在,是工农过着悲惨生活的根源,工人与农民联合斗争的形式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开辟了新径。这部作品在《中央公论》发表后,由于小说中具体地揭露了拓殖银行对农民的掠夺行为以及批判了作为银行重要雇主的地主阶级,小樽分行马上以强迫小林多喜二"自愿辞职"的形式解雇了他。

小林多喜二于1930年3月从小樽迁居东京,

身在文坛的中心，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开创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艰巨事业。但刚写完《工厂支部》(1930)，就被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莫须有罪名，还加上《蟹工船》有所谓“冒渎天皇尊严辞句”的罪名起诉，被判以“对天皇不敬罪”而被捕入狱。

翌年1931年1月小林多喜二保释出狱后，仍坚持以日本的革命运动和重大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作品主题，先后发表了《工厂支部》的续篇《组织者》(1931)、《单身牢房》(1931)、《转形期的人们》(1932)、《为党生活的人》(1933)，以及《地区的人们》(1933)等作品。

小林多喜二在无产阶级文学的道路上，以其独自的思想和艺术观，走出自己独特的路。这表现在：(一)他不仅热情地探求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并以此作为素材和主题，而且也努力把握人性的问题、创作方法的问题。所以，小林多喜二“不仅是追求‘革命文学’，也提出‘文学革命’。没有‘文学革命’，就不可能有‘革命文学’。对他来说，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二)他在与古典作家的历史联系中汲取养分，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学“自己内部的‘寡头意识’”，不

断克服将过去的文学都作为资产阶级文学而一概否定的倾向以及将文学还原为阶级立场和作者的意识形态的倾向，从现实的丰富性出发，探求文学本身内在的东西，作为艺术而加以发展，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整体地具体地把握人的本质。因此，他非常注意从文学技法上学习志贺直哉等日本近代作家的经验。(三)小林多喜二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描写社会和工农的解放斗争。贫苦农家出身的小林多喜二对工农贫穷痛苦的理解和同情不是基于知识或观念，而是出于感同身受，出于相通的阶级感情。正因为如此，他的《蟹工船》与《为党生活的人》达到了作为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走上无产阶级文学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实践上，还常常受到来自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内部的“政治主义”、“意识形态主义”，尤其是“政治首位论”的冲击和影响。他反对了非政治化的极端倾向，自己有时却又陷入极端的政治主义的观念性泥潭。他在努力克服和不断影响的相克中，为确立政治与文学的新关系而苦苦求索。这不仅是小林多喜二的个人

问题，而且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主流存在的偏向问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内加紧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文学运动的血腥镇压，小林多喜二于1932年上半年转入了地下活动。翌年2月20日，在街头进行地下联络工作时，被叛徒出卖，遭特高警察逮捕。他被严刑拷打了几个小时，英勇不屈，为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作家牺牲时，年仅三十岁。

可以说，小林多喜二是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牺牲的。在文学上，他与中国人民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他的代表作品《蟹工船》，通过蟹工船上渔工们的具体斗争事迹，深刻地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根源和本质，动员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这场侵华战争。这部作品问世的翌年，即1930年，我国就出版了中译本，作者为这部译本写序文时，就把中国人民看作是“走同一条道路的中国同志”。他满怀深情地指出：“日本无产阶级在蟹工船上遭受的极其悲惨的原始剥削和从事囚犯般的劳动，难道不正是和在帝国主

义的铁蹄践踏下、被迫从事牛马般劳动的中国无产阶级一样吗?""中国无产阶级的英勇奋起,对紧邻的日本无产阶级是一股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啊!""我相信,我这部粗浅的作品,虽然非常粗浅,也一定能够成为一种力量!"中日两国人民在当时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就像小林多喜二所说的那样互相鼓舞,互相支持。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界前辈就对《蟹工船》给予很高的评价。鲁迅主编的《文艺研究》评介说:"日本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迄今最大的收获,谁都承认是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衍也称赞"《蟹工船》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但是,这部中译本出版不久,就遭到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以"普罗文艺"为由而密令查禁。

小林多喜二在一封信中谈到《蟹工船》创作问题时还这样写道:"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在日本能有多少工人了解这个问题?今天一定要弄清这一点,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小林多喜二不仅自身起来反抗,而且动员广大工农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把本国无产阶级的解放

事业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起来。在小林多喜二的身上闪耀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的光辉！

小林多喜二这种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用更加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他严正地指出日本制造的"9·18事变"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资产阶级强盗掠夺战争"，他无情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同国民党当局导演的所谓"上海停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为了"再瓜分中国互相提供保证"；他在揭露当时国民党当局"要集中全力去扼杀中国革命"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扼杀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口号。总之，作者在他的评论文章里深刻地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和中国、日本无产阶级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可以说，这位日本伟大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用他的笔也用他的行动奋斗了一生。他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也为中日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小林多喜二遇害后，以鲁迅为首的中国革命作家联名发表启事，高度评价了小林多喜二的伟大功

绩。鲁迅还为了小林多喜二同志的牺牲发了唁电：

> 日本和中国人民是弟兄，资产阶级用血在我们之间划了界线，而且现在还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却用血来洗去这种界线。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证据。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坚决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迹，携手前进！

数十年的光阴流逝了。中日两国人民正如鲁迅所说的，踏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迹，在洗去战前、战时和战后人为地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划出的界线。小林多喜二的血没有白流。他为之奋斗、献身的事业已在我国实现，他用鲜血浇灌的友谊之花已在中日两国盛开。他的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也在中日两国文学交流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老前辈楼适夷先生重译了《蟹工船》，继续传播着小林多喜二的文学精神和中日两国文学交流的事业。在全国只有《毛选》、《毛语录》、“八个样板戏”和唯一的小说《金

光大道》面世的那个“史无前例”的荒唐年代，我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让我选几本可以公开出版的书，我便选了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为党生活的人》、《在外地主》和《沼尾村》，那是1972年的事。前三部作品的老译者，都是知名的翻译家，正被打成“牛鬼蛇神”，领导认为他们的译作不可采用，让我组织译者重译，于是由我重译《蟹工船》、卞立强重译《为党生活的人》、李芒重译《在外地主》。拙译《蟹工船》于1973年小林多喜二诞辰70周年、遇害40周年出版，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

今天，在日本和某些国家出现重新出版《蟹工船》等无产阶级文学经典作品的现象，译林出版社出版这部拙译《蟹工船》，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读者可以从中吸取不少教益。

一

"喂,下地狱喽!"

两个渔工凭倚在船栏杆上，瞭望着函馆市街。它像蜗牛伸展身子似的，坐落在蜿蜒的海湾边上。一个渔工把短得快烧手指的烟蒂,连同一口唾沫从嘴角吐了出来。烟蒂显得很调皮,以各式各样的姿势翻滚,顺着高大的船身落下。他浑身散发出一股酒味。

有的轮船鼓起红色大肚子,浮在海面上;有的像在装货,船身倾斜得很厉害,宛如一只袖管正被人从海里使劲往下拽;黄色的大烟囱,大铃铛似的浮标，跟臭虫一样从船与船之间匆匆穿行的汽艇,波浪翻腾、冒起寒气的海面,漂浮着黑灰、面包屑、烂水果，活像一块别致的花布……煤烟趁着风势,掠过海面,飘来一阵阵熏人的煤臭味。吊车的响声,

不时顺着浪波嘎嘎地传过来。

一艘油漆剥落的帆船，从船头像牛鼻孔的锚洞里抛下了锚链，停靠在“博光号”蟹工船跟前。两个叼着大烟斗的外国人，像机器人似的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好像是艘俄国船。这准是艘“警备船”，来监视日本蟹工船的。

“我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妈的，你瞧。”

一个渔工说着，移动了一下身子，把另一个渔工的手握住，拉到自己腰间，按了按劳动服下面的灯心绒布裤的裤兜。里头好像有个小盒子。

另一个渔工没吭声，瞧了瞧这个渔工的脸。

“嘻嘻嘻嘻……”他笑着说，“是花牌[1]呀！”

在甲板上，一个“将军”模样的船长，抽着烟踱来踱去。口里吐出的烟雾，绕过鼻尖急速地飘散开去。一个船员拖着木底草鞋，提着装食物的铁桶，在前舱急匆匆地跑出跑进。——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可以启航了。

两人从上边往杂工住的舱口窥望下去，看见一群孩子正在阴暗的底舱舱铺上嬉戏打闹，就像一群

① 花牌是一种赌具。

小鸟从窝里探出头来唧唧喳喳叫着一样。他们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

“你是什么地方人？”

“××町。”少年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都是函馆贫民窟的孩子，因而都聚到一块儿了。

“那边舱铺上的呢？”

“南部。”

“这边的呢？”

“秋田。”

他们分别挤在不同的舱铺里。

“秋田什么地方？”

那个流着两条黄脓鼻涕、眼眶烂得像翻开了眼皮似的孩子说：“北秋田呗。”

“是种地的？”

“是的。”

空气沉闷，散发着一股烂水果般的酸臭味。因为紧隔壁的舱房里放着几十桶腌菜，所以又夹杂着“大粪”一般的臭气。

在阴暗的拐角地方，一个身穿劳动服和扎腿裤、头巾叠成三角形的包袱皮、像个女短工模样的母亲，正在给趴在舱铺上的孩子削苹果吃。她一边

看着孩子吃，一边自己嚼着削成串儿的苹果皮。她嘴里像在说着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把孩子身边的小包袱解开了又包上。类似这样的人就有七八个之多。从内地[1]来没人送行的孩子们，不时地偷望着这边的情景。

一个头发和身上沾满水泥粉的妇女，一边从糖盒里拿出糖块来，递给身旁的孩子每人两粒，一边说：

“和俺家的健吉一块好好干吧，嗯？”

她的手难看得像树根一样又大又粗糙。

有的人给孩子揩鼻涕，有的用手巾给孩子擦脸，还有的唧唧喳喳地同孩子说话。

“你的孩子身体真结实呀。”

母亲们聊开了。

“嗯，还凑合。”

“俺家的呀，身体可不好了，本不想让他去的，可是……”

“唉，大伙儿都一样呀！”

两个渔工把脸从舱口转向甲板，吐了一口气，

---

① 指日本本州。

带着不快的心情，默默地离开杂工住的舱口，跑回靠船头自己那梯形的“窝”里去了。每次起落锚链，大家都被震荡得互相碰撞起来，仿佛被扔进了水泥搅拌机里似的。

在昏暗中，渔工们像猪一样翻滚在一起。而且这里就跟猪圈一模一样，散发着一股臭味，叫人恶心。

“真臭，真臭。”

“当然喽，咱们这些人沤得都快腐烂了，还能不臭！”

一个脑袋长得像红石臼子的渔工，把瓶子里装着的一升[1]烧酒，直接倒在一个缺口的饭碗里，贪婪地嚼着鱿鱼干，喝着酒。他旁边的一个人仰卧着，一边吃苹果，一边翻看一本封面残缺的《讲谈》杂志。

四个人正围着喝酒，另一个没喝够的又挤了进来。

“……是呀，在海上要漂四个来月哩，我想往后再别干这玩艺儿了……”

一个身体健壮的汉子这么说着。他不时习惯性

① 一日升约合我国二升。

地舔着厚厚的下唇，眯缝着眼睛。

"喏，钱包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举起扁得像柿饼一样的空钱包，在人们的眼前摇晃着。

"那个婊子，个子虽小，可……"

"喂，别说了，别说了！"

"好哇，好哇，继续往下说呀！"

对方嘻嘻地笑了。

"喂，你瞧，真叫人羡慕。唔？"一个渔工的醉眼正好落在对面的舱铺上，将下巴颏儿朝那边一扬，"嗯"了一声

那个渔工正在把钱交给他的老伴。

"你瞧，你瞧，喂！"

这对夫妻把皱巴巴的钞票和一堆银币摊放在小箱子上，一块点数。男的舔了舔铅笔头，在小本子上记些什么。

"瞧啊，唔！"

"别小看我呀，我也有老婆孩子了。"方才谈过婊子事儿的那个渔工，马上恼火似的说。

"我呀，本来打算这回就不再上船了，可是……"在离这边不远的舱铺上，一个留着平头的

年轻渔工，挂着一张已经烂醉的泛青的肿脸，大声地说，“被荐头拉着到处逛，结果落得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只好再来过几个月的地狱生活。”

一个背向这边，大概从同一个地方来的汉子，跟他悄悄地在说些什么。

舱口舷梯上出现一双弯腿，一个背着老式大布口袋的汉子，晃晃悠悠地从梯子上走了下来。他站在舱板上，举目四望，找到个空铺，便马上爬了上去。

“你们好！”他说着，向旁边的人点了点头。他的脸像涂上了什么似的，黑黝黝的。

“让俺也搭个伴儿吧。”

后来才晓得，这个人上船以前，在夕张[1]煤矿当过七年矿工。这次瓦斯爆炸，差点送命。虽然这样的事以前曾经历过多次，但这次他却忽然害怕起来，离开了矿山。瓦斯爆炸时，他正在一条坑道上推着矿车。就在他把装满煤块的矿车推到别人掌子面去的当儿，突然觉得好像有百只镁光灯在眼前倏地闪亮一下，不到五百分之一秒钟，自己的身子就好似

---

① 北海道的一个煤矿城市。

纸片一般飘了起来。好几辆手推车,由于瓦斯的压力,腾空而起,轻得像空火柴盒,嗖地飞了过去。后来,他就不省人事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自己才在呻吟声中苏醒过来。工头和工人为了防止爆炸蔓延到其他地方,在坑道里打上堵墙,封闭巷道。这时候,他"清楚"地听见墙后有人呼救。这种声音,矿工只要听过一次,就像用针扎进心窝一样,永生难忘。要救还是能够救出来的。他急忙站起来,发狂似的冲进人群,叫喊起来:

"不行呀!救人呀!"

(虽说以前自己也打过这样的墙, 但那时并不觉得什么。)

"混蛋!火势蔓延过来,损失就大了。"

可是,呼救声不是渐渐低下去了吗?!他似乎想到了什么,便振臂呐喊,猛地冲出坑道,摔倒了好几次,额头磕在坑木上,浑身是泥水和血污。中途,他又被矿车轨道的枕木绊倒,被抛了起来摔到小铁轨上,又昏厥过去。

年轻的渔工听完以后说:

"哎,这儿也差不多呀……"

他那矿工特有的、怕光的、没有神采的黄眼珠,

直盯盯地瞅住年轻渔工的身上，沉默不语。

从秋田、青森、岩手来的"农民渔工"，有的盘腿而坐，双手斜插在大腿间发愣；有的抱着膝盖靠在柱子上，眼睛直盯着大家喝酒；也有的在悉心倾听别人闲聊。他们都是从天不亮就下地劳动，还是忍饥受饿，才被迫跑了出来的。家里只留下大儿子一个人，老婆到工厂当女工，二儿子、三儿子也不得不外出干活。即使这样还是不能糊口。过剩的人口就像热锅里炒豆子给蹦出来似的，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些人都是想"积蓄点钱"再回老家。但是，出海干活的人，一旦上岸，就会被函馆、小樽的花花世界迷住，像落在树皮胶[①]上的小鸟被黏住脱不开身了。这样七搞八弄，最后落得跟"刚出生时"一样赤条精光，被社会所抛弃，最终连家乡也回不去了。他们要在举目无亲的冰天雪地的北海道"过年"，于是不得不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像擤下来的鼻涕一样不值钱。尽管他们年复一年被迫这样做，可是跟考试成绩不好的孩子一样，到了第二年，他们又无所谓地(?)重走老路。

---

① 用细叶冬青的树皮熬成的胶，可以黏鸟儿。

背着点心篓在码头做小买卖的女郎，卖药的，还有卖日用品的小商贩上船来了。他们在船舱正中划出一块如同孤岛的地方，把各自的商品摊出来。大家从四周的上下舱铺，探出身子，边起哄，边开玩笑。

“点心好吃么？嗯，大姐？”

“嗳呀，不害臊的。”做小买卖的女郎大嚷着跳了起来，说：“乱摸人家的屁股，讨厌的家伙！”

一个满嘴鼓鼓地咀嚼着点心的汉子，看见大家的目光都落在自己身上，难为情地痴笑着说：

“这个大姐真可爱啊！”

一个醉汉手扶着舱壁，拖着蹒跚的脚步从厕所走出来，路过这里时，顺手摸了摸这个女郎黑里透红的胖脸蛋。

“干什么！”

“别生气，大姐。”说着，向这个女郎做了个怪样子。大家都笑了。

“喂，包子，包子！”一个汉子从远处拐角的地方大声叫唤。

“是……”一个女人用在这种地方所罕见的清脆娇滴的嗓音答应着，“要几个？”

“几个？要有两个不就成怪物了吗？——肉包子，肉包子！”

大家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年轻的醉汉缩缩脖子，也笑了出来。

他冬天在胶鞋厂当工人，每逢春天没活干了，就外出到堪察加去做工。不论哪种活儿都是“季节性劳动”（北海道的活儿差不多全是这样），一加夜班，就没完没了。据说这样干下去，“能够活上三年，就谢天谢地了。”他的皮肤跟粗糙的橡胶一样没有血色。

在渔工当中，有曾被卖到北海道荒僻的开垦场或铁路建设工程队当“猪仔”的；有无法谋生四处奔走的“流浪汉”；还有有酒就是娘的酒徒。被青森一带善良的村长挑选出来的“愚昧无知”、“木头人般”的正直乡下人，也混杂在当中。对雇主来说，招募这种从四面八方来的人，是最合适不过了。（函馆的工会拼命想派一些工作人员到开往堪察加的蟹工船上做渔工的工作。同青森、秋田等地的工会，也取得了联系。——资本家对此比什么都害怕。）

男侍穿着浆洗得挺括洁白的上身短制服，端着啤酒、水果、洋酒杯，在“船尾”的餐厅来回地奔忙

着。在餐厅里，有“公司大亨”、船长、监工，还有在堪察加担任警备任务的驱逐舰上的要人、水上警察局的局长、海员工会“挟皮包”[①]的。

“他妈的！就知道道咕嘟咕嘟地喝，真没见过。”男侍撅起嘴嘟囔着。

渔工的“窝”里点着像红褐色玫瑰花的小灯泡。香烟的烟雾和人们拥挤在一起产生的闷热使空气变得混浊、发臭，整个“窝”恰似一个“粪坑”。在隔开的舱铺上翻来覆去的人们，看上去就像蠕动着的蛆虫一样。渔业监工领头，船长、工房代表、杂工头子随后，从舱口走下来了。船长很珍惜自己那两撇翘起来的胡子，不时用手绢去拂弄它。过道上扔满了苹果皮、香蕉皮、湿漉漉的长统雨靴、粘着饭粒的木纸[②]之类，活像一道堵塞了的脏水沟。监工恶狠狠地瞪眼看着这一切，轻蔑地啐了一口唾沫。这帮人都像喝过酒回来的，脸颊通红。

“我来给你们讲几句话。”监工的身体像棍棒那样结实，一只脚踩在舱铺边上，不时地用牙签把塞在牙缝里的东西剔出来。他张口说道：

---

① 指御用工会的办事员。

② 把木料刨成柔软的薄片，用以包卷食物。

“我不用说，有的人大概已经明白了，蟹工船这行事业，不应单单看做是为一家公司挣钱的活计，而是国际上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是我们日本帝国国民伟大呢，还是老毛子伟大？这是一场一对一的格斗！而且，如果，如果啊，当然这样的事儿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但如果万一打输了，悬挂着俩睾丸的日本男子汉大丈夫就只有剖腹，跳堪察加海了。我们个子虽小，但绝不能输给粗笨的老毛子！

“还有，我堪察加的渔业，不仅蟹肉罐头，大马哈鱼和红眼鱼也是世界上有名的，占有优势的地位，这是其他国家没法比的。而且它还担负着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剩问题、粮食问题的重大使命。我说的这些个，你们也许不明白。但无论如何也要让你们知道：为了日本帝国的伟大使命，我们可要豁出命来冲到北海的怒涛中去干它一场啊！正因为这样，我们到那边去，帝国军舰也会始终保护着我们。……如果有人想学现在老毛子的那种时髦，煽动别人胡作非为，那他就是出卖日本帝国的奸贼。当然这样的事儿是不会发生的，但你们可要好生记住……”

监工打了好几个醒酒的喷嚏。

那个醉醺醺的驱逐舰的要人，像上了发条的洋娃娃，一溜歪斜地走下了舷梯，去乘坐等候着他的汽艇。水兵们把这个舰长连头带脚抬了起来。他重得跟装满石块的麻袋一样，几乎抬不动。舰长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好几次从嘴里喷出唾沫星子，溅到水兵们的脸上。

“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就是这副熊样。”

水兵们把舰长送上了汽艇。一个水兵站在舷梯的踏板上，解开了缆绳，冲舰长那边瞅了一眼，低声地说：

“干掉他?!”

两个人咽了一口气，一齐笑了起来。

二

从右舷透过海面一片迷蒙的灰雾，望见祝津灯塔来回转动的闪闪亮光。当灯光转向别的方向时，一道长长的神秘的银色光柱，倏地射向好几海里以外。

蟹工船经过留萌海面时，天空开始下起蒙蒙细雨。渔工和杂工不时地把冻僵了的手，像蟹钳似的斜揣在怀里，或是团起双手，放在嘴边嘘嘘哈气，然后必须继续干活。姜黄色的雨丝，不停地落在同样颜色的混浊海面上。船驶近稚内时，雨丝变成雨点，密密麻麻地下起来了。宽阔的海面，起伏翻腾，像一面飘拂的旗子。风吹着桅杆，发出不祥的声音。不知在船上什么地方，不断地响起嘎吱嘎吱的声音，像铆钉松了似的。这艘近三千吨的蟹工船驶进宗谷海峡的时候，跟打嗝儿一样颠簸起伏。船身仿佛突然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擎起，忽而浮到空中，忽而又沉到原地。这当儿，船上的人犹如乘着电梯往下降的瞬间，小便几乎要流出来似的，痒得难受。杂工似乎是晕船了，面色焦黄，翻着眼珠，哇哇地呕吐着。

从那被浪花溅得朦胧了的圆形舷窗望去，隐隐约约地看见库页岛上积雪的群山轮廓。但是，一个阿尔卑斯冰山般的巨浪，涌向挡风玻璃窗，山影很快就被隐没了。前面又仿佛出现一座幽邃的深谷，眼看迫近了，浪头嘭的一声劈头砸在窗上，碎裂成无数水星子，哗——哗——哗地洒了下来。海湾就这样滚滚地擦过窗边，像跑马灯似的往船后边流去。船身像小孩儿摇晃着身子那样，猛烈地颠簸摇摆。船上发出从舱铺上掉下东西的声音，折断东西的声音，和浪头打在船腹的嘭嘭声。这当中从机房传来机器的轰鸣，震得各种器具也微微抖动，哐当乱响。船身不时地被冲到浪峰上，螺旋桨打着空转，桨叶拍打着水面。

风越刮越紧。两条桅杆被刮得像钓鱼竿一样弯垂着，呼啸嚎叫。海涛像暴徒迈过一根棍棒那样，轻而易举地从船的这边涌上来，又从另一边泻下去。顷刻间，海水流出的地方，疾泻成瀑布。

蟹工船有时像玩具船似的，孤零零地横卧在那可怕的浪山的大陡坡上，随即又像打翻了似的，一下子掉进浪谷底。眼看就要沉没了！可是，浪谷底里立即又涌起另一个浪头，嘭的一声击在船腹上。

船驶进鄂霍茨克海，海水显得更灰了。杂工正在干活儿，阵阵冷气穿透衣衫，冻得嘴唇发紫。天气越冷，盐块一般干硬的雪粒呼呼地刮得越凶。雪粒像玻璃碴子，扎在匍匐在甲板上劳动的渔工和杂工们的脸上、手上。波浪一冲涮过甲板，马上就冻成一层冰，变得滑溜溜的。大家只好从甲板这边到甲板那边拉上缆绳，像晒尿布那样把自己拴在上面，继续干活。监工手持打鱼棍，到处大声喝骂。

从函馆同时启航的其他蟹工船，不知不觉地各自分散了。可是，当船忽地像抛上了阿尔卑斯山顶峰的时候，间或望见远远有两根不停摇晃的桅杆，活像溺水的人伸举着的两只手。宛如香烟烟雾一般的煤烟，贴近海面轻轻飘散开了。……从波浪声和叫喊声中，可以隐约听见那只船间歇地鸣着汽笛。但是，过了这一瞬间，这边的蟹工船又战战兢兢似的掉到浪谷底去了。

蟹工船上装着八只川崎船①。船员和渔工为了把川崎船拴紧,不让好像几千条龇着白牙齿的鲨鱼追逐过来似的大浪所吞没,不得不把自己的生命作“廉价”的赌注。——“你们这号人的一两条命算得了什么!如果卷走一只川崎船,那可就不得了哩!”监工用日语毫不含糊地这么说道。

堪察加海展现在面前了。海浪宛如等待了好久似的,说了声“来得正好”,便张开大口,像一头饿狮一样扑了过来。蟹工船简直比小兔子还胆怯。漫天飞雪,看上去好似一面大白旗子,呼啦啦地随风飘着。天快黑了,但海上的暴风雨仍没有停息的样子。

收工之后,大家挨个儿回到“粪坑”里去。手脚冻得失去知觉,像萝卜一样垂挂在身上。各人都跟蚕似的爬进自己的铺位,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揪住铁柱子,便一摔身躺下了。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就像一匹猛晃着身子要赶走背上牛虻的野马一样。渔工茫然的目光,时而落在熏黄了的白漆天花板上,时而又投向几乎没进海里的黝黑舱窗……有的渔工像发呆似的半张着嘴。大家什么也没想,只感到一种茫然的不安,把脸沉下来。

---

① 蟹工船上带的一种捕蟹用的帆船。

一个渔工仰起脖子，对着酒瓶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威士忌喝个精光。酒瓶的棱角在褐黄的昏暗灯光下，闪闪反光。他从舱铺上用劲把威士忌的空瓶子扔到过道上。酒瓶骨碌碌地打着滚儿，划出两三道“之”字形的亮光。大家都转过脸来，把目光追向那个空酒瓶子。在拐角那边，有人在愤愤地喧嚷着。在暴风雨中，话声断断续续的，只听到片言只语。

“离开日本啦!”那人用臂肘擦拭着舱窗。

“粪坑”里的火炉，奄奄一息地冒着烟。“活”人被当做大马哈鱼和红眼鱼似的扔进了这个“冷藏库”，瑟瑟地直打哆嗦。一个巨浪从覆盖着帆布的舱口上呼啸掠过。每当激浪扑打在“粪坑”那像大鼓内壁似的铁板壁上，就发出猛烈的回响。在渔工舱铺的紧旁边，仿佛有个汉子不时地用强壮的肩膀猛撞过来，弄得咚咚作响。蟹工船现在就跟垂死的鲸鱼似的，在惊涛骇浪里痛苦地挣扎着。

“开饭啦!”厨师从伙房门口探出上半身，双手围在嘴边喊：“今儿起暴风雨，没有汤了。”

“什么?”

“臭咸鱼!”说话的人把头缩了回去。

大家都爬起来了。个个吃起饭来就跟囚犯一样

贪婪，都是狼吞虎咽的。

他们盘腿坐着，将咸鱼碟子放在两腿中间，一边吹着热气，一边把热饭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着。“最初”的一阵热气扑向鼻头，鼻涕不断地往下流，差点儿落到米饭里。

正在吃饭时，监工走进来了。

“别跟饿鬼那样一个劲地猛吃啦！不能好好出活儿的日子里，还撑开肚皮穷吃，受得了吗？”

他瞪眼扫了一下上下舱铺，把左肩往前一晃，走出去了。

“这小子凭什么说这种话？”一个学生出身的、由于晕船和过度疲劳而骤然消瘦了的渔工发起了牢骚。

“要说浅川这小子，他可是攥着咱们蟹工命运的人物哩！”

“天皇陛下高高在上，同咱们关系不大。可浅川却不好惹啊！”

“别那么小里小气了，一两碗饭算得了什么！他妈的揍死他！”另一边有人撅着嘴说。

“好样的，好样的。你要敢当着浅川面说，那就更是好样的了！”

大家余愤未消，却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

夜更深了，监工披着雨衣走到杂工住的舱铺来。船颠簸着，他一手抓住舱铺的柱子，支撑着身子走过去，一手把提灯举到杂工中间，一个个地照着。然后，他又随手使劲把挤得满满的南瓜般的脑袋挨个翻过来，再用提灯照着查看。这些人睡得很死，就是踩上去，也不会醒过来的。全部查看完毕，他站了片刻，咋了咋舌头。看他那个样子，好像没辙了。但是，他还是向紧隔壁的伙房走去。带青色的提灯摇曳着扇形的灯光，在部分杂乱的舱铺上、长统雨靴上、挂在柱上的油布雨衣和劳动服上，还有部分行李上，忽闪忽闪地晃动着。灯光在眼前一停，在伙房门上就投上一个像幻灯一样的光环。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才知道有一个杂工去向不明了。

大家想起头一天的过度劳动，认为“那个杂工一定是被大浪卷走了”，心情分外难过。可是，杂工们一大清早就被赶去干活了，相互间还来不及议论这件事情。

“这么冰冷的海水，谁愿意跳下去。准是藏起来了。杂种，老子找到了，非狠揍你一顿不可！”

监工像要玩具一样转动着手上的棍子，不停地

四下寻找。

海上风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尽管如此，蟹工船却还要迎着汹涌的波涛驶去。一个浪头扑上来，犹如迈过自己的门槛那样毫不费力地越过了甲板。经过一昼夜的奋战，船儿好似遍体鳞伤，一边发出不均匀的残喘，一边向前行驶着。烟雾般的浮云，在似乎伸手可及的上空飘荡，擦过桅杆，急速地流动过去。微微的冷雨，仍下个不停。周围的浪波一涌上来，就清楚地看见打在海面上的雨点。这比在原始森林中迷路且遇上了大雨还可怕。

麻绳冻得硬邦邦的，抓在手里如同抓住铁管子似的。学生出身的渔工，担心滑脚，抓住这条绳索，小心翼翼地走过甲板，正好同三步并两步地从舷梯走上来的男侍碰了面。

“喂，”男侍把他拉到背风的角落，告诉他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呢！”

今早两点钟左右，一个大浪盖过甲板，片刻之间，哗哗地像瀑布一样疾泻着。浪波在朦朦夜色中，像露出了牙齿，不时发出青白的光芒。因为外面刮着暴风雨，大家都没入睡。这件事正是发生在这个

时候。

一个无线电报务员慌里慌张地跑进船长室，报告说：

“船长，不好了，发来了紧急求救信号啦！”

“紧急求救信号？是什么船？！”

“是‘秩父号’，同我们这条船并行的。”

“嗨！那是条报废船！”浅川仍然穿着雨衣，叉开双腿，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椅子上，漫不经心地用一只靴尖笃笃地跺着，嗤笑了起来，“其实，哪一条都是报废船！”

“再也不能拖延了！”

“唔，那可了不得呀！”

船长急得连衣着都来不及整理一下，就要开门到舵机室去。可是，还没等门打开，浅川就一把抓住船长的右肩：

“叫船绕远道走，是谁下的命令？”

谁下的命令？不是“船长”么？船长一下子愣住了，弄得呆若木鸡。但是，他很快又恢复了船长的尊严。

“是我以船长名义下的命令！”

“以船长名义——啊？”监工叉开双腿，拦住船

长,带着侮辱的口吻,提高尾音说,"喂,你知道这艘船究竟是谁的?是公司出钱租的。只有公司代表须田先生和我说话才算数。你摆什么船长架子,其实你连张揩屁股纸都不值呢。明白了吗?你要是去援救,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算报销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敢耽误一天的活儿,就等着瞧吧!况且'秩父号'花了很高的保险费,沉了一条破船,反倒有赚头呢。"

男侍以为"立即"会大吵起来,事情不会这样了结的。但是(!)船长却好像被一团棉花塞住了喉咙,反倒呆立不动了!男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窝囊的船长。船长说话不顶用,世间哪有这样的事?!但是,这样的事却发生了。男侍怎么也想不通。

"在这个时候讲人道,还能跟外国搏斗吗?"监工恶狠狠地撇歪着嘴,吐了一口唾沫。

在无线电报室里,收发报机急促地响着,不时迸出青白色的小火花。大家都走到无线电报室去,好歹要探个究竟。

"请看,电报打得这么急,而且越打越急!"

报务员回过头来,向正在背后关注着的船长和监工说明道。大家的眼睛像做针线活儿似的,紧紧

盯住报务员那只不停按动着各种机器开关和按钮的灵巧的手指，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

装在舱壁上像个脓包似的电灯，随着船身的摇晃，忽明忽暗。隔着铁门也可以听见重重地拍打在船腹上的浪涛声和不断响着的不吉祥的警笛声。笛声随着风势，时而很远，时而又近似咫尺。

滴——滴滴——收发报机拖长着尾音，火星四散。响声戛然止住了。在这瞬间，大家都吓了一跳。报务员一忽儿慌忙按动电键，一忽儿又连连摇动收发报机，但是，声音中断了，再没有来电了。

报务员扭动身子，把旋椅转过来：

"'秩父号'沉没了！……"

他从头上摘下耳机，轻声地说：

"来电说，乘务员四百二十五人，面临绝境，求救无望。接着连呼了两三声S·O·S、S·O·S，[1]联络便中断了。"

船长听了这个报告后，将手插进脖子和领子之间，好像透不过气似的摇摇头，伸了伸脖子，用茫然的目光，不安地向周围环顾了一下，再按按领带的结子，便转身向门那边走去了。船长的表情叫人看

---

① 海上轮船遇难的紧急求救信号。

了很难受。

……

学生出身的渔工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说："哦，真有这样的事儿！"他的心情郁闷起来，把视线移向海面。海面上仍然翻滚着激浪。一忽儿把船推上浪峰，水平线犹如甩在船底下；不到两三分钟，船又掉进浪谷，好似从山谷仰望狭窄的天空。

"真的沉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老惦记着这件事，因为自己也是在一条破船上！

蟹工船全都是报废船。丸之内[1]的大老板对工人死在北鄂霍茨克海是不当一回事的。资本主义按老路子去追求利润，已经行不通了。资金过剩，利率下降，他们就的的确确什么事都干得出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拼命杀出一条血路。就拿蟹工船来说，凭一条船就可以赚到几十万元。他们当然是梦寐以求了。

蟹工船是"工船"（即工厂船），不是"航船"。[2]因此，《航海法》对蟹工船是不适用的。这些船破烂不堪，跟得了"梅毒"一样，除了让它沉没以外，别无用

① 东京的银行和大公司云集的区域。

② 日语"工"字和"航"字同音。所谓工船，是把捕到的螃蟹，在船上即时加工，制成罐头，由交通船在海上取走，运往国内销售。

途了。但是，停放了二十多年没人理会，现在却又毫不知羞耻地在外表乔装打扮一番之后便开到函馆来了。在日俄战争中"光荣"地成了瘸子，如同鱼肠一样被扔到一边的医疗船和运输船，现在也像幽灵似的出现了。蒸气稍微强烈一点，管子就破裂冒气。俄国警备船追来，一开足马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整个船身就嘎吱嘎吱的响，跟中风病人一样痉挛地颤抖着，仿佛就要肢解成一片片似的。

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时候"，一切都应该动员起来，为日本帝国效劳。而且，蟹工船既是一间纯粹的"工厂"，却又不受《工厂法》的约束。因此，剥削工人再没有比这更合算更方便的了。

狡猾的老板，把这个活计同"为了日本帝国"的口号联系起来。大量不义之财全装到老板的私囊里去了。老板驱车兜风的时候，也在考虑为确保这种利益，要亲自出马去当"国会议员"。然而，大概在同一个时间里，一分钟也不差，"秩父号"的渔工们，却在远离几千海里的北方海面上，面对像玻璃碴子一样锋利的风浪，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学生出身的渔工，在下舷梯去"粪坑"的路

上，心想：

“这可不是别人的事儿呀。”

他从舷梯走下了“粪坑”，迎面看见一张别字连篇的布告：

如有寻到杂工宫口者，赏给蝙蝠牌香烟两盒、手巾一条。

监督　浅川

这张布告用饭粒当浆糊，凹凸不平地贴在墙上。

三

霏霏小雨，下了好几天仍然不停。在茫茫的雨雾笼罩下，模糊不清的堪察加海岸线，像八月鳗鱼一样绵延伸展。

"博光号"在离岸四海里的海面上抛了锚。因为三海里以内是俄国领海，"规定"不得入内。

渔网已经解开，准备工作就绪，随时都可以去捕蟹了。在堪察加，两点钟左右天就亮了。渔工们全都穿着衣服，套上齐膝的长统胶靴，钻进木箱里，倒头就睡。

被中介骗上船来的东京学生出身的渔工嘟囔着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呀。"

"什么可以单独睡，说得好听！"

"没说错呀，可不是单独睡吗，倒头就睡嘛。"

这样的学生有十七八个。当时讲妥每人可以预

借六十元，可是扣除车票、住宿、铺盖，以及中介的介绍费等费用，七扣八扣，结果到上船的时候，每人还倒欠七八元(！)。当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感到比自己手里攥着的钞票忽地变成枯叶更为震惊。起初，他们好似被妖魔鬼怪包围着的亡魂，在渔工们中间蜷缩成一团。

大概是从函馆启航的第四天开始，每天总是吃粗米饭，喝一种汤，学生们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们爬上舱铺，跷起腿来，互相用手指在上面按了又按，瞧瞧洼不洼下去。每次按下去，他们的心情随着肌肉弹起的变化而变化。有两三人一触摸到小腿，就觉得有点麻木，像轻微触电似的。有的人从铺沿垂下双腿，用手掌边敲打膝盖，试看下肢弹不弹跳起来。更糟的是，有人已经四五天不通大便。一个学生向医生要泻药，回来的时候，气得脸色铁青，说："船医说什么没有这种贵重药。"

"哼，船医嘛，就是这个样！"在旁的一个老渔工听了以后说。

"哪里的医生都一个样。我们矿上的医生也是这个样啊。"从矿山来的渔工说。

当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的时候，监工走了

进来。

“都睡着了吗?大家听着,刚才收到电报,说‘秩父号’已经沉没了。船上人员生死不明。”他习惯性地撇撇嘴,啐了一口唾沫。

学生的脑海里立即浮现男侍方才讲过的那番话。他想,那四五百名工人实际上是监工这个家伙亲手杀害了的,但他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真是把他扔进大海也不足以解恨!大家猛地抬起头来,彼此很快谈论开了。浅川只讲了这么一句,就向前晃了晃左肩,走了出去。

那个去向不明的杂工,是在两天以前从锅炉旁爬出来的时候给抓住的。他藏了两天,肚子饿坏了,无奈才又爬了出来。抓住他的,是个已过中年的渔工。年轻的渔工对此非常气愤,说要狠揍这个渔工一顿。

“讨厌的家伙,连烟都不抽,哪能知道烟的味道?”

这个中年的渔工把两包蝙蝠牌香烟弄到手以后,津津有味地抽了起来。

那个杂工被监工剥得剩下一件衬衣,关进两间厕所中的一间里,从外面上了锁。起初,大家都害怕

上厕所，因为隔壁的啼哭声听起来实在令人难受。第二天，声音嘶哑了，只听见唏唏的抽泣。后来，抽泣声也变得断断续续了。渔工们心里老惦记着他，当天傍晚收工后，马上赶去厕所，但已经听不见从里面叩门的声音了。任你从外边怎么叫唤，也没有应声。宫口已经趴倒在厕所里，一只手搭在蹲坑的前档上，脑袋则栽到手纸箱里，当晚被抬了出来。他的嘴唇好似涂上了蓝墨水，简直跟死人一样。

早晨的天气冷飕飕的。天虽发白了，但才三点钟。渔工们把冻僵了的手揣在怀里，蜷缩着身子爬了起来。监工走到杂工、渔工、水手、生火工的舱房一一巡视，不管伤风或害病，全都硬拉出去干活。

风停住了，但在甲板上干活儿，手脚冻得像木槌一样完全失去知觉。杂工头子吆吆喝喝地把十四五个杂工赶进工房里去。他手中的鞭子，鞭梢上带着皮条，可以隔着机器抽打工房里磨洋工的人。

“宫口昨晚被抬出来的时候，连话都不会说了。监工今早说什么也要让他去干活儿，方才还用脚踢他呢。”一个身体虚弱、跟学生比较要好的杂工，一边注视着杂工头子，一边悄悄地告诉学生说，“后来见宫口实在动弹不了啦，才作罢的。”

这时候，监工从后面连推带搡地将一个浑身哆嗦的杂工，从锅炉房赶了出来。这个杂工由于被强迫淋着冷雨去干活儿，害了伤风，后来得了胸膜炎。即使不是冷天，身子也直打哆嗦。他眉宇间已浅浅地刻上了皱纹，显得不像个孩子样儿。薄薄的嘴唇，老歪撇着，没有一点儿血色。眼神像惊吓似的抽搐着。因为经不住寒冷，他就到锅炉房里去转了转，结果被发现了。

渔工们正用吊车降下川崎船，准备去捕蟹。他们默默地瞧着监工和这个杂工。一个四十开外的渔工，好像不忍心看的样子，背过脸去，闷闷不乐地连连摇头。

"花那么多钱雇你，不是叫你来害伤风，来睡大觉的！——妈的，不关你们的事，你们瞧什么瞧！"监工用棍子咚咚地敲击着甲板。

"就是监狱也没见过有这么坏呀！"

"这种事儿，回到内地说破了嘴，人家都不会相信的。"

"本来嘛，世间哪有这样的事儿！"

蒸气发动的吊车，嘎嘎地转动。川崎船开始在半空摇摇晃晃，开始一齐下降。水手、生火工也都被

赶上甲板，他们担心踩滑，小心翼翼地奔忙着。监工活像一只竖起红冠的公鸡，站在他们中间监视着。

活计告一段落，学生利用这个间隙，在货堆后面坐下来避风。矿山来的渔工，突然从拐角处走了出来，团着两手，放在嘴边嘘嘘地哈气。

“简直是卖命啊！”这种从内心迸发出来的体会，不由地打动了学生的心弦。“跟矿山没有两样儿。不豁出命来，是活不下去呀！瓦斯可怕，浪头也够吓人的啊！”

过了晌午，天空有点变脸了。海面罩上一层薄雾——似有似无的淡淡罩上一层。海面上掀起无数三角浪波，恰似拎起无数摊开的包袱皮。风急促地刮着，吹得桅杆嗖嗖发响。盖着货物的雨布垂下的边儿，啪啪地打在甲板上。

“兔子跳起来了，兔子！”有人走到右舷甲板，亮开嗓门大喊。这喊声很快被强风吹散，成了一阵毫无意义的叫喊。

海面激起的三角浪波，飞溅着白色浪花，好像无数只白兔在大平原跳跃着似的。海底的涌浪[①]突然加速了，这正是堪察加海面“狂风”快来的征候。

① 风暴将要来时，一种很急的暗潮。

船身开始倾斜，方才在右舷看到的堪察加，不知不觉地移到左舷去了。留在船上干活儿的渔工和水手立刻慌张起来。

就在头顶的警笛开始鸣响了。大家在原地停下活儿，仰望着天空。因为正好站在烟囱底下，觉得烟囱好似往后倾倒，显得特别粗大，如同一只大木桶，在不住地摇晃。从烟囱半腰德国帽似的汽笛里发出的警报，在狂风中听起来，格外凄厉。远离母船去捕蟹的川崎船，正在不断地长鸣着警报声，迎着暴风雨返航。

渔工和水手聚拢在阴暗的机房舷梯口，骚乱起来。船身一晃动，就从上方斜射进来一道淡光。渔工们一张张愤怒的面孔，一忽儿浮现，一忽儿又消失在昏暗之中。

"发生什么事儿啦?"矿工挤进人群里。

"浅川这个混蛋，该揍死他！"人群里一片杀气腾腾。

原来，监工今早就已经接到在离母船十海里海面上停泊着的"××号"发来的狂风预报，电报上还附上一句：若川崎船已放出，需立即唤回。当时，浅川却说："连这点小事儿都吓得这个样子，还专程来堪

察加干吗？”

报务员向渔工透露了这件事。

头一个听到这件事的渔工，就把报务员当成浅川似的，愤愤地喝道：

“你想过没有，这是人命！”

“人命？”

“是啊！”

“可是，浅川并没有把你们当人呀！”

渔工还想说些什么，可是气得把话又咽了回去。他涨红了脸，跑到人群里去了。

大家一动不动地站着，脸上泛起了无法抑制的愤怒表情。一个他父亲乘川崎船出去的杂工，站在人群外边直打寒战。汽笛不停地响着。一听到上空的汽笛声，渔工们便心如火焚。

快到傍晚，从船桥那边响起了一阵大声叫喊。底舱的人三脚两步从舷梯飞奔上来。——两条川崎船驶近了。这两条船是用缆绳系在一起驶回来的。

川崎船靠过来了。可是一个巨浪仿佛把川崎船和母船分别放在翘翘板的两头，一高一低的激烈摇荡着。浪头一个接一个在两船中间高高地挤了上来，船身猛烈地左右摆动。虽近在眼前，但怎么也合

拢不到一起。真令人着急！从甲板上把缆绳抛了过去，没有抛中，白白地掉在海里，溅起了一朵浪花。缆绳像海蛇似的被拽回来，接着又抛过去，这样反复了好几遍。蟹工船上的人们齐声呼喊，但川崎船没有应声。渔工们的面部，好似戴上了假面具，一动不动。霎时间眼睛也像盯住什么似的，一眨也不眨。这种目不忍睹的凄惨情景，深深地印在渔工们的心坎里。

又一次抛去缆绳。开头像螺旋形——接着像条鳗鱼似的落下去。绳头横打在一个正举起双手准备接绳的渔工的脖颈上。大家“哎呀！”喊了一声，那个渔工便应声倒地了。但是，缆绳给接住了！缆绳被拉成一条直线，绷得很紧，水点滴滴嗒嗒地落下。船上的渔工看见了，不觉松了一大口气。

汽笛不停地响着，借着风势，一阵高一阵低。直到傍黑时分，除了两条以外，全部川崎船都返航了。川崎船上所有的渔工，一登上甲板，就都昏厥过去了。没有回来的两条船，一条进满了水，抛了锚，船上的渔工上了别的船回来了；另一条，连同船上的渔工一起失踪了。

监工气得鼓起腮帮子，几次下到渔工的舱房，

又走了上来。每次大家都用无比愤怒的眼光，默默地目送他走出去。

第二天，蟹工船启航去追捕蟹群，就便去搜索川崎船。因为“五六条人命算不了什么，可是丢了一条川崎船才心疼呢”。

次日一大早，机房就忙碌起来。起锚的震动，把背靠锚房的渔工，像在热锅里炒豆子一样抛跳起来。船舷的铁板，已经锈蚀，每次震动总有些碎片掉落下来。“博光号”在北纬51度5分的海面上搜索抛了锚的第1号川崎船。冰块在缓慢滚动的海浪中，常常生龙活虎般地露出身子流动着。有时，从四面八方漂流来的冰块，汇成茫茫一大片，一边喷出泡沫，一边迅速包围起船体。冰面上冒起一股像热气似的水蒸气，但感觉却像一阵阵寒气由电扇吹袭而来。船上的各个部位突然嘎吱嘎吱响了起来。被浪水泼湿了的甲板和船栏，都结上一层冰。船腹犹如撒上一层白粉，结满了晶莹的霜花，闪闪发光。水手和渔工捂住脸颊，跑过甲板。船破浪前进，在后面劈出一条长长的水波，宛似在无边的原野上铺上了一条路。

川崎船仍旧没有找着。

快到九点钟，从船桥上望见前面漂浮着一条川崎船。监工得知以后，高兴得在甲板上连蹦带跑地嚷着："他妈的，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了！妈的！"他马上降下机动船，去拉回这条川崎船。但驶近一看，才发现并不是他们要寻找的那条第1号船。这条船比第1号船要新，上面标着"第36号"的字样。船上很醒目地附有好像是"×××号"的铁浮标。看样子是"×××号"往别处移动时，为辨认原来的位置而留下来的。

浅川用指头咯咯地敲着第36号船的船身。

"哎呀！这条船真不错呀！"他嗤笑着说，"把它拖走！"

就这样，第36号川崎船被吊车吊上"博光号"蟹工船的船桥上了。川崎船在半空摇晃着船身，水珠啪啪地滴落在甲板上。监工神气十足，望着吊起的川崎船，自以为"立下功劳"似的自语说：

"好一笔洋财呀，好一笔大洋财！"

渔工边收拾渔网，边瞧着监工，心想："嘿，小偷！要是吊链断开，砸在这个王八蛋的脑袋上就好了。"

监工用尖刻的眼光俯视着一个个正在干活的

渔工，打他们的身边走过。然后，他用急躁粗野的腔调呼唤木工。

木工从另一边的舱口探出头来问："什么事儿？"

监工唤错了方向，听到应声马上又回过头来，气冲冲地说：

"什么事儿？——混蛋，把号码刨去。刨子，快拿刨子来！"

木工愣住了。

"笨蛋，拿刨子来！"

小个子木工把锯子往腰间一插，手里拿着刨子，像瘸子似的拖着踉跄的脚步，跟在宽肩的监工后面，走过甲板。——川崎船第36号的"3"字被刨去，变成"第6号"川崎船了。

"这就行了，这就行了。——哼，活该！"监工把嘴撅成三角形，伸腰哈哈地笑了。

即使再往北驶去，也没有希望找到那条川崎船了。为起吊第36号船而停泊下来的蟹工船，开始缓缓地掉过船头，准备返航。天空放晴了，像洗涤过一样，蓝得透亮。堪察加群峰，如同在明信片上所见过的瑞士群山，耀眼夺目。

失踪的川崎船没有回来。渔工们在像水洼似的空荡荡的舱铺上，收拾失踪的伙伴留下的行李，打听家属的地址，以备出现万一时能迅速处理后事。这是令人难过的事。渔工们难受得真似被人刺到自己的痛处一样。从他们的行李中找出来的包裹和信件，上面收件人都写着同姓的妇女名字[1]，大概是等交通船来时托捎回去的。从其中一个人的行李里找到了一封混杂正、草字体的信。这封信是舔着铅笔头写成的，在粗鲁的渔工手里传阅着。他们好似拣豆子一样，逐字仔细读完后，有点不忍心的样子，摇摇头传给别人了。这是孩子的来信。

一个身体魁梧、在北海道荒僻的地方干过各种活计的汉子，看完信后，抬起头来说："这是浅川的罪过，如果真的死了，就要为死者报仇呀！"

"一个人就能把这个家伙推下海去。"一个肩膀耸起的青年渔工压低嗓音说。

"唉，看了这封信真难过呀，不禁使人回想起很多往事儿啊。"

"喂，"最初讲话的那个渔工又说，"如果再糊里

① 日本人的习俗，妻子用丈夫的姓。

糊涂下去的话，连咱们也会被这个家伙折磨死的。这可是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事儿呀!”

一个汉子跪坐在角落里，咬着大拇指甲，翻着眼珠，瞧着大伙说话。这时候，他嗯嗯地连连点头说：

“一切交给我办吧。到时候，我只消一下，就能把这个王八蛋干掉。”

大家都默不作声了。虽然没有言声，但却舒了一口气。

“博光号”回到了原地。过了三天，那条去向不明的川崎船，突然(!)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川崎船上的渔工，从船长室一回到“粪坑”，就像卷到漩涡里一样被大家团团围住。

原来，川崎船遇到了“特大暴风雨”，即刻操纵失灵，比被拽起衣领的孩子更无力抵抗了。这条船离母船最远，又正好顶风，所以大家以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环境迫使渔工们都“习惯”于做好随时“无辜”死去的思想准备。

但是，像这样的事情是罕见的。第二天早晨，川崎船灌进了半船水，被冲到堪察加岸上。大家被附

近的俄国人搭救了。

这个俄国人，全家四口。对于渴望有个“家”养妻抱子的渔工们来说，这个家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而且，这家人待人非常亲切，照顾得十分周到。不过，这些外国人说话听不懂，肤色又不同，起初大家还是有点不大自然。

但是，大家很快就醒悟过来：“嗨！他们还不是和咱们一样的人吗？”

村里许多人知道有船只遇难，都聚拢来了。这里离日本渔场很远。

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恢复健康后才回来的。“真不想回来啊！”又有谁愿意回到这个地狱里来呢！但是，他们的话并没有说完，“有趣的事儿”还在后头。

事情正好发生在他们回来的那天。

大家正围拢在火炉旁，一边整理行装，一边聊天的时候，走进来四五个俄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宽脸、满腮短胡、有点驼背的汉子，突然比手画脚地大声说起来。船头[1]连忙摇摇手，表示他们都不懂俄国话。于是俄国人讲一句，在旁边的中国人就

① 每条川崎船上有一个船头，管理渔工。

给翻译一句。他翻译成的日本话，像醉汉说话似的，颠三倒四，东一言、西一语，使人听起来摸不着头脑。

“你们，钱，一定没有？”

“对。”

“你们，穷人，是。”

“对。”

“那么，你们，就是无产阶级。明白吗？”

“嗯。”

俄国人笑着，在他们身边踱来踱去，不时停下脚步，看看他们。

“有钱人，把你们这个（做着卡脖子的手势），有钱人慢慢大起来（比作大肚子的样子），你们干死干活的，也不中用，到头来还是个穷人。——明白吗？——日本国，不行。干活的人，这个（皱眉，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不干活的，这个，嗨嘿（大摇大摆地走着）。”

这番话引起了青年渔工的兴趣，“对呀，对呀！”说着便笑了起来。

“干活的，这个；不干活的，这个。（重复着刚才的动作）这个不行——干活的应该这个（这回反过

来挺起胸脯，装作神气的样子），不干活的，应该这个（装成老年乞丐的模样），这样才好。——明白？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只有干活的，干活的人，这个（装作神气的样子），俄国，不干活的人，没有。耍滑头不干活的，没有。卡人脖子的人，没有。——明白？俄国一点儿也不可怕。那些人只管到处造谣。"

大家茫然地想着：这大概就是"可怕的""赤化"了吧？如果这就是"赤化"，那也是非常"正当"的呀！而且这比什么都吸引人。

"明白？真的明白？"

两三个俄国人自己嘀嘀咕咕地谈起来。那个中国人听了以后，像口吃一样，用日本话逐字吐了出来：

"不干活而赚大钱的，有。无产阶级，永远，都是这个（做着卡脖子的手势）。——这样不行！无产阶级，你们，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五万个人、十万个人，大家，大家都这样（学着小孩子手拉手的样子），就强大，就有力量（拍拍胳膊）。不管谁，不会输的，明白？"

"对，对！"

"不干活的，逃跑了（装做逃跑样子）。有力量，

真的。干活的，无产阶级，神气哩！（学着昂首阔步的样子）无产阶级，最伟大。——无产阶级没有，大家，面包就没有。大家就会饿死——明白吗？"

"嗯，嗯！"

"日本，还、还不行。干活的，这样（弯腰屈背），不干活的，这样（装着逞威风打倒对方的样子），这样，不行！——干活的，这样（装做愤怒地站起来，冲上前去，打倒对方，踏上一只脚的样子），不干活的，这样（装做逃跑样）。——日本，只有劳动者，好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明白吗？"

"对，对，明白了！"

俄国人发出怪声，像跳舞似的踏着步子。

"日本，劳动者，干呀（站起来，模仿挥刀的样子）。幸福，俄国，大家都幸福。万岁。——你们，回到船上去。在你们船上，不干活的，这样（装着神气的样子），你们，无产阶级这样，干吧！（先做拳击的动作，尔后又做手挽手向前冲的姿势）顶好，必胜！——明白？"

"明白了！"青年渔工不由地兴奋起来，立即握住中国人的手说："干呀！一定要干的！"

船头认为，这就是"赤化"，是要让渔工们胡乱

搞可怕的事情。俄国人用这种手法，巧妙地蒙蔽日本人。

俄国人说完了，又大声嚷着什么，紧握他们的手，拥抱他们，亲吻他们，硬毛胡子刺着他们的脸。

日本人被弄愣了，把头往后直仰，不知怎么才好……

大家的眼睛不时地盯住"粪坑"的入口，催促他们继续讲下去。他们又谈起了在俄国人那儿的见闻。这些话，好似吸墨纸吸水一样，把每个人都吸引住了。

船头见大家听得入了迷，便推了推正讲得带劲儿的青年渔工的肩膀，说道：

"喂，该住嘴了吧。"

四

雾霭弥漫。蟹工船上一整套严密而机械的装配着的通风管、烟囱、吊车的巨臂、吊起的川崎船、船栏等等，在蒙蒙的夜雾中，依稀地现出它的轮廓。看到这种情景，从未感到这么亲切。微风轻轻地迎面拂过。——这样的夜晚，实在难得。

靠船尾的舱口，扑来一阵浓浓的蟹腥味。

一个因为劳动过度得了心脏病、脸色青黄、身体浮肿的渔工，由于心脏扑扑直跳，久久难眠，便从舱口走上了甲板。他靠在船栏上，怅然地望着像混浊的泥浆似的海浪急速流逝，凝神沉思着：自己这样的身体，早晚会被监工折磨死的。但是，在这遥远的堪察加，而且连陆地也没踏上就死去，未免太凄凉了。

报务员截获到别的船只交换捕获量情报的电报，都一一报告了监工。监工看了电报以后，知道自己的船无论如何输定了，心里焦急起来。于是立刻在渔工、杂工身上打主意，增加好几倍的劳动强度。无论何时何事，受罪的终归是“他们”。监工和杂工头子，特地在船员和渔工、杂工之间组织起劳动竞赛来。

同样干剥蟹的活儿，渔工和杂工要是“输给船员”(虽然多干活对自己并没好处)，就不服气，认为是“活见鬼”！监工高兴得“拍手称快”。今天赢了，今天输了，下回一定得争回来。这种渗透工人血汗的竞赛，则乱糟糟地继续下去。同一天的劳动量就比过去增加五六成。过了五六天之后，双方的精力几乎都消耗殆尽，劳动效率便逐渐下降。他们常常一边干活，一边打盹。监工一声不响地向他们打将过来。他们冷不防地挨了揍，禁不住“哎呀！”一声惊喊起来。大家好像成了互不搭话的冤家对头，只顾默默地埋头干活，紧张得连说话的“闲工夫”都没有了。

然而，监工这回开始向得胜的一方颁发“奖品”了。已经低落的劳动情绪，又重新被刺激得振作

起来。

"这些家伙好摆弄嘛。"监工在船长室同船长一起喝啤酒。

船长像个胖女人,手背也现出酒窝儿。他用金嘴香烟[1]轻轻敲着桌子,用难以捉摸的笑脸回答监工。船长觉得监工总同自己唱反调,心里很不愉快。直想渔工们骤然闹起事来,把这个家伙扔到堪察加海去才痛快呢。

监工除了颁发"奖品"外,还出通告扬言对干活最少的人,将施以"烙刑"。就是将烧得通红的铁棒,烙在人身上的一种刑罚。"烙刑"就像自己的影子似的紧紧跟随着干活的人们,往哪里逃都甩脱不掉。就这样,生产指标很快又回升了。

一个人的体力究竟有多大的限度,这点监工比干活的人更清楚。大家收工后,就像圆木棍似的横七竖八地躺倒在舱铺上,"不由自主地"哼哼开了。

一个学生回想起小时候随祖母到寺庙去,在阴暗的庙堂里见过的一幅"地狱图",就跟这里一模一样。童年的他看见那幅"地狱图",就好像看见一条巨蟒在沼泽地里蠕蠕爬行那样可怕。这里的活恰似

① 一种带过滤嘴的香烟。

巨蟒，叫人生畏。过度的劳动，反而使大家不能成眠。过了午夜，在黑漆漆的“粪坑”里，到处发出像擦玻璃一样难受的磨牙声、梦呓声，以及梦中的惊叫。

常常有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喃喃自语：“居然还活着呢……”居然还活着，他们就是这样地嘀咕着。

一个学生出身的渔工反应最强烈。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1]啊！从这里来看，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了。”这个学生已经便秘好几天了，不用手巾紧扎脑门，就偏偏睡不着。

“可不是么！”对方跟喝药一样，用舌头一点点地舔着从函馆带来的威士忌酒，边就：“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业呀。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开发资源，当然是件了不起的事喽！这条蟹工船，如今算是好多了。听说，开始创业的时候，既不能观测气候和潮汐变化，也不能实际掌握地理，不知道沉没过多少船呢。就是被俄国船击沉、俘获或杀掉，咱们都不屈服，再接再厉艰苦奋斗到今天，这大片资源才变成咱们的……嗨，没法子呀。”

①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死屋手记》，描写西伯利亚的监狱生活。

"……"

他觉得，事实也许就跟历史常记载的一样。可是，淤积在他心头的闷气，却并没有因此而解消。他默默地抚摸着自己硬得像薄木板似的肚子，拇指尖如同触到微弱的电流似的发麻，心里觉得难受。他把拇指伸到眼前，用另一只手去抚摸。——大家吃过晚饭，围拢在"粪坑"中央的一只破炉边。炉壁龟裂得像地图一样。大家稍微暖和一些，身体就直冒热气。一阵蟹腥味，冲鼻子扑来。

"不知为什么，总不愿被人整死啊。"

"是呀！"

忧郁的心绪，像雪崩一样扣压在心头。都快要被折磨死啦！大家变得动不动就莫名其妙地发起脾气来。

"咱、咱们，什、什么也得不着，妈、妈的，难道就，就这样被人整、整死，谁、谁能容忍得了呀！"

一个结巴的渔工，自己也焦急得涨红着脸，气呼呼地大声说道。

大家陡然静下来，仿佛感到有什么东西"突然"涌上心头。

"真不想死在堪察加呀……"

“报务员说交通船已经从函馆出发了。”

“真想回去啊。”

“哪能回去呢。”

“听说常常有人乘交通船逃跑的。”

“真的?!……能逃跑就好了。”

“还听说有人假装出去捕蟹，逃到堪察加陆上同俄国人一起搞赤化宣传呢。”

“……”

“什么为了日本帝国,说得倒漂亮。”

一个学生说着,解开胸扣,胸口袒露,现出像阶梯般的一条条肋骨。他边打呵欠,边搔痒痒。干巴巴的体垢,像薄云母片一样簌簌地脱落下来。

“哼,全给公、公司的老板,剥、剥削光了。”

一个已过中年的渔工,从像牡蛎壳一样皱纹起伏的松弛的眼皮底下,射出茫然暗淡的目光,投向火炉,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在炉壁上,马上焦成一个圆点儿,一边发出吱——吱——的响声,一边像炒豆子似的蹦跳着。眼看着圆点儿越来越小,等变得像煤末那么一丁点儿的时候,蓦地消逝了。大家呆呆地望着。

“那也许是真的吧。”

可是，船头边翻出水袜子[1]的红毡里子，在火炉壁上烘烤，边说："喂，可不能造反呀。"

"……"

"这是我们的自由。妈的！"结巴的渔工把嘴唇撅得像章鱼一样。

水袜子的胶底烤着了，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喂，老头子，胶底烤着了！"

"哎哟，烤焦了！"

船舷微微发响，好像起浪了。船身像摇篮似的摇摆着。随着像腐烂的"红姑娘"[2]般的五瓦灯光的摇曳，围着炉旁的人们映在背后舱壁上的身影，一伸一缩地动起来，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从炉口喷出的红色火光，在人们的小腿上闪闪跳动。突然，简直是突然，而且只在一瞬间，使人回忆起自己不幸的一生。这是一个寂静得出奇的夜晚。

"有纸烟吗？"

"没有。"

---

① 日本式带胶底的布袜子。

② 是一种茄科植物，夏天结红色浆果。

"没有?……"

"没有了呀。"

"妈的。"

"喂,拿威士忌来。"

对方将方瓶子倒过来,晃给大家看。

"噢噢,别糟蹋了东西!"

"哈哈哈……"

"真是个鬼地方。可是,大家都来了,我也……"曾在芝浦[1]的工厂待过的这个渔工,接着谈起他们工厂的事情。北海道的工人都把"工厂"看作是想象不到的"好地方"。据他说:"在那边,只要有这边百分之一的情况,早就罢工了。"

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话题,彼此喋喋地讲起自己过去的经历。"筑公路"、"修水利"、"铺铁路"、"填海建港"、"开新矿"、"垦荒"、"搬运"、"捕青鱼"等等,这些活计差不多都有人干过。

在内地,工人们的"力量大",来硬的一套已经行不通了,于是资本家将大部分市场都开发了,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所以就把魔掌伸向北海道、库页岛。他们在这里,如同在朝鲜、台湾等殖民

① 东京的工业区。

地一样，可以为所欲为地"虐待工人"。别人说不出口的事，资本家也干得出手。

在"筑公路"、"铺铁路"的工程队里，打死一个土工，比捏死一只虱子还要随便。有的人不堪虐待，逃跑了。这些人一旦被抓回来，就被缚在木桩上让马用后蹄踢，或推到院子里让狼狗咬。而且拿来示众。"非人"的土工，有的听见别人胸口响起折断的肋骨的喀喀声，不由得捂住面孔。挨打的人昏死过去了，他们就用水泼醒，这样死去活来好几次。最后，像包袱一样，把人挂在狼狗粗壮的脖颈上，给活活拖死。然后，一股脑地把尸体扔到广场的一个角落里。这时，尸体上的一些肌肉还在抽搐着。用火钳子肆无忌惮地烙屁股，或者用棱角棒把人打得直不起腰杆，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屋后响起了一阵凄厉的叫声。接着，飘来一股烧人肉的腥臭气味。

"不吃了，不吃了。这种饭怎能吃得下呢。"

大家扔下筷子，脸色阴沉下来，互相对望着。好些人积劳成疾，患脚水肿病死去。死了也"没工夫"埋葬，就那么撂上好几天。在工棚黑压压的角落里，有人看见随便用草席子包裹着的尸体，在席边露出

两只黄黑黄黑的没有血色的脚，干缩得跟小孩子的脚丫一样。

“尸体脸上落满了苍蝇，打旁边走过，嗡地一下子全都飞起来了！”有个人一边不停地用手拍着脑门，一边走进来说道。

天还没亮，大家就被撵到工地去，一直干到黑得伸手不见掌，刨一镐闪出一溜火星的时候为止。现在大家反倒羡慕起关押在附近监狱里劳动的囚犯来了。特别是朝鲜人，受到了老板、工头，还有伙伴中的日本壮工的“非人”待遇。

离那儿四五里[①]地的村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拿着记事册跑来调查。有时到傍晚才走，有时则在那儿留宿。可是他从没在土工面前露过面。他回去的时候，满脸通红，走在马路当中，像消防队放水似的向四处撒尿，嘴里还喃喃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

在北海道，铁道上的一根根枕木，名符其实都是工人一具具青肿的“尸体”！在填海建港的工地上，患水肿病的土木工人像“人桩”一样，被活活掩埋。人们把北海道这种工人，比做“章鱼”。章鱼为了活命，吃掉自己的肢体。他们不正是这样吗？！资本

① 指日里，1日里等于7.848华里。

家在那儿，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原始的剥削。利润就是这样源源不断流进资本家的腰包。而且，资本家将这种剥削巧妙地同开发“国家的”资源结合起来，使之合理化了。这是一种非常精明的办法。为了“国家”，工人就得饿肚皮，就得被活活折磨死。

“能够从那儿活着回来，真是靠天神的保佑，谢天谢地！唔，可是，要是在这条船上被折磨死了，还是一个样儿的啊。真他妈的！”

一个渔工满不在乎地放声大笑起来。过后，眉宇间又泛起忧郁的皱纹，将脸扭了过去。

矿山的情况也一样。资本家在新矿山开掘坑道，为了要调查清楚哪里会冒出什么瓦斯，会发生什么意外变化，以确定开发方针，便用乃木军神[①]曾用过的办法，随便将比买“豚鼠”还便宜的价钱雇来的“工人”，一批批地驱赶去送命。这简直比使揩鼻涕纸还随便！工人的血肉，宛如金枪鱼的生鱼片，一层又一层地黏在坑道壁上，把坑道壁都黏结实了。因为那里远离城市，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干出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

---

①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曾以大量牺牲士兵生命的战术攻下了旅顺口。乃木死后，当时的日本反动政府封他为“军神”。

在用矿车运出来的煤块里，常常夹杂着断了的拇指和小指头。连妇女和小孩对这种事情都不以为怪，因为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毫无表情地将矿车推到下一个工段。这些煤块就是为资本家攫取利润而去发动大机器的。

每个矿工都跟长年关在监狱里的囚犯一样，挂着一张枯黄、浮肿、没有血色、总是木呆呆的面孔。由于阳光不足，煤尘飞扬，空气里充满有毒瓦斯，以及温度和气压失常，身子眼看就垮下去了。“当七八年矿工，大概有四五年连续在黑洞洞的坑底干活儿，一天也见不到阳光。整整四五年啊！”可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资本家随时都可以雇到大量工人来接替，所以对工人的死活更无所谓了。冬天一到，工人仍旧源源不断地涌向矿山。

此外还有“外来农民”，——北海道有一种“移居农民”。资本家利用放映电影的办法，宣传“开发北海道”、“奖励移民、解决人口粮食问题”，以及日本少年式的“移民暴富”的好处，鼓动那些快被剥夺土地的内地贫农，去移民开荒。可是，在那些肥沃的土地上，资本家早就立下自己的界标，贫农们全被赶到挖下四五寸深就尽是黏土的荒地上。这样的事

情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一家子被大雪封住，连土豆也吃不上，第二年春天全饿死了。直到冰化雪融，相距一里地的“邻居”来到那儿以后才发现。有的尸首嘴里还含着咽到半截的麦秆。

侥幸几个没有饿死的，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花了十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摆弄成田地，马上就变成“别人”的了。资本家——放高利贷者、银行家、贵族、大财主，发放了一些骗人的贷款（放贷几年），荒地就变成肥沃的土地，像黑猫的长毛一样黑黝黝的。一些会赚钱、眼光敏锐的人，模仿这个办法，也涌到北海道来了。农民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人欺凌剥削的。结果他们仍旧像在内地一样，是个“佃农”。这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受骗了！

他们本想多少弄到点钱就返回老家，所以才渡过津轻海峡，来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在蟹工船里，有好多人是被“别人”从自己的土地上撵出来的。

搬运工的情况，跟蟹工船的渔工很相似。他们一挤进有人监视的小樽客栈，就被人用船送到库页岛和北海道的穷乡僻壤去了。干活的时候，脚跟稍一踩滑，摔在轰隆隆滚来的木材底下，就会被压得比薄煎饼还扁。吊车嘎嘎地将被水泡胀了树皮的木

材吊上船来，人的脑袋一不小心碰了上去，就比跳蚤还轻地栽进海里。

在内地，不甘心默默地被人折磨死的工人，加强了团结，反抗资本家。可是，这种消息，对殖民地的工人是完全封锁着的。

熬呀，实在熬不住了。可是，痛苦还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往后怎么办呢……”

“还不明白啊，被人杀死呗。”

“……”大家刚想说什么，但又把话咽了回去，沉默下来。

“被、被他害、害死之前，咱、咱们得先弄死他。”结巴的渔工，很突然地冒出这句话来。

海浪缓缓地拍打着船腹。好像上甲板什么地方的导管漏了气，宛似水壶里的沸水，不断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就寝之前，渔工们脱下肮脏得像干鱿鱼一般的油污斑斑的汗衫和绒衣，在火炉上扬开。围在火炉旁的人们，两手提起衣衫烘烤，犹如围在被炉[1]旁一

---

① 是一种放在木框中的火炉，上边盖上被子，供取暖用。

样。烘热后，虱子、臭虫巴嗒巴嗒地落在火炉上，吱吱发响，冒出一股像烧人肉似的腥臭味。一烤热了，虱子就待不住，拼命蠕动着细毛足，从衣缝里爬出来。捏起来看，虱子长得圆乎乎的，简直像皮肤上的脂肪粒。有的肥得像螳螂头，看了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喂，给我拉住这边。"

这个渔工让别人拉住一只裤管，以便张开来抓虱子。

渔工将虱子放在嘴里，用门牙叽的咬死，或用两只大拇指指甲掐死，然后好似小孩在衣服上抹脏手一样，把沾了血的指甲，往劳动服的底襟上一擦，又开始抓起来。就是这样抓，也还是没法睡好。通夜受到虱子、跳蚤、臭虫的袭击，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不管怎么抓也抓不完。在阴暗潮湿的舱房里一站，马上就有几十只跳蚤蠕蠕地爬上小腿。莫非自己的身体什么地方腐烂了？难受得似乎自己已经变成了被蛆虫和苍蝇缠住的腐烂的"尸体"。

起初是隔日洗一次澡。身子又腥又脏，真难受。但是，过了一周，改为隔三天洗一次。过了一个月左

右，又改为一周洗一次。而且最后变成一个月洗两次了。说是为了避免浪费水。可是船长和监工天天都洗澡，那就不浪费了?!身体被蟹沫弄脏，连续几天不洗澡，还有不生虱子、臭虫的?

解开兜裆布，一片片黑色的体垢就簌簌地掉下。腹部系带子的地方，现出一圈红红的勒痕，那里痒得要命。睡下以后，到处响起唰唰地乱挠身子的声音。好像有一个小小弹簧在下身蠕动似的，直发痒。这时，渔工缩下腿，将身子翻了过去。可是，很快又刺了一下。就这样一直闹到天明。皮肤好似长了皮癣一样变得粗糙了。

“快要被虱子咬死了。”

“唔，死了倒好。”

大家无可奈何地笑了。

五

两三个渔工，慌慌张张地跑过甲板。

他们在拐角的地方急转弯时，差点儿摔倒，连忙用手抓住船栏。在餐厅甲板上干修理活儿的木工，直起腰来，冲着渔工奔跑过去的方向望去。寒风迎面扑来，刺得眼睛直淌泪水，开始还看不清楚。木工侧过身子，使劲地擤了一把鼻涕。鼻涕随风划出一条曲线飞走了。

船尾左舷的吊车嘎嘎响着。这时间，大家都捕蟹去了，吊车怎么会开动呢？吊车像悬吊着什么东西，摇来摆去。下垂的吊链在空间缓缓地打着旋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时，木工吓了一跳。

木工有点惊慌，扭过头去，又擤了一把鼻涕。因为顶风，落下的清鼻涕飞溅在自己的裤子上。

“又出事儿了。”木工不时地用胳膊擦眼泪，定

神望着。

从这边望去，伸展出去的吊车巨臂悬吊着一个全身被捆住的杂工，在雨后银灰色的海面的映衬下，清晰地托出一团黑影。巨臂上升到吊车的顶端，好似挂上一团抹布，在那儿吊了好一会儿——大约二十分钟，然后又降下来。杂工缩蜷着身子，两脚直蹬，犹如一只落在蜘蛛网里的苍蝇，在拼命地挣扎着。

不大一会儿，杂工的身子被跟前的餐厅挡住，看不见了。只见拉得直直的吊链，摇摇摆摆的像打秋千一样。

木工簌簌地淌着清鼻涕，仿佛泪水灌进了鼻孔里似的。他又擤了一把鼻涕，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锤子，开始干活儿。

木工忽地侧耳静听，从那儿传来噗通噗通的沉重而难听的声音。他又回头望了望，吊链摆动得很厉害，似有人在下面晃动。

悬吊在吊车上的杂工，脸色全变，嘴唇紧闭，嘴角边冒出白沫，活像一具死尸。木工下工房的时候，正好看见杂工头子腋窝里夹着一根木棒，耸起一边肩膀，站在甲板上冲海里撒尿，显出一副狼狈相。木

工朝那根木棒瞅了一眼，心想：这家伙就是拿这根玩意儿打人的。尿被风吹着，哗哗地落在甲板上，飞溅起来。

渔工们连续好几天过度劳动，所以渐渐早晨起不了床了。监工拿着空煤油桶走进舱房，在酣睡着的渔工耳边敲打着，一直敲到渔工们睁开眼睛爬起床来。患脚水肿病的渔工，半抬起头喃喃地说着些什么。听不到话声，只见他的嘴唇像金鱼浮上水面呼吸空气般地微微颤动着。但是监工装没瞧见，仍敲个不停。

“怎么回事，敲了半天还不起来！”监工足敲了一阵之后，疾言厉色地嚷着：“起来！起来！为国家干活嘛，就如同打仗，死也得干！混蛋！”

病人全被从被窝里提溜出来，推到甲板上。患脚水肿的病人，一只手扶着梯栏，歪着身子，用另一只手把自己的腿搬起，挪上阶梯，脚尖一颤一颤地攀登着。每登一步，心脏简直像被人踢了似的急跳起来。

监工也好，杂工头子也好，对病人就像后娘对前房的孩子那样狠毒。病人被赶出去后，有的去装蟹肉罐头，有的到甲板上剥螃蟹脚。干了不一会儿，

又被唤去贴罐头商标。在冷飕飕的阴暗工房里，大家生怕踩滑了，小心翼翼地站着干活。可是，站不多久，下肢麻得简直像条假腿，毫无知觉。突然间，膝盖的关节像脱臼一样，不知不觉地软瘫瘫的，几乎要倒下去。

一个学生用刚剥过螃蟹的脏手背，轻轻地拍了拍脑门，整个身子就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上。堆在他身旁的空罐头，轰隆一声，向他身上倒塌下来。随着船身的倾斜，空罐头闪烁着亮光，滚到机器下面或货物的空档中去。伙伴们慌忙把学生抬到舱口，赶巧迎面碰上监工吹着口哨下工房来。他一见此，就嘶叫起来：

“谁把活儿撂下的?!”

“谁?!……”突然冲进一个人，顶撞似的喝道。

“你是谁……?狗东西，你敢再说一句!”监工从衣兜里掏出手枪，像玩玩具似的放在手里摆弄着。然后，撅了撅嘴，挺起腰板，摇晃着身子，猛然大笑起来：

“拿水来!”

那个学生像一节枕木一样被放倒在地上。监工接过满满一桶水，恶狠狠地向学生的脸上泼去。

“这就行啦。——不中用的东西，有什么好瞧的，快干活儿去！”

第二天早晨，杂工们一到工房，就看见昨天那个学生被捆绑在车床的铁柱子上，恰似被拧断了脖子的鸡，把脑袋搭拉到胸前，脊柱骨上端高高隆起一块骨节。胸前挂着一块像小孩的围嘴似的纸板，上面写着：

此人捣乱成性，假装害病，严禁解此绳子。

很明显，这是监工的手迹。

杂工们伸过手去，摸了摸他的脑门，简直比摸在铁块上还要冰凉。他们原先是熙熙攘攘地走进工房的，可这会儿谁也不言语了。直到他们听见后面传来杂工头子走过来的脚步声，才赶忙从绑着学生的机器两旁分别散开，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捕蟹一忙，事故便接踵而至。有的磕掉门牙，整夜吐血水；有的因劳动过度，在操作中晕倒过去；有的眼睛出血；还有的挨了狠狠几记耳光，耳朵都听不见声音了。大家疲惫不堪，比喝醉了酒还要懵懂。

好容易熬到收工的时间，才抽了一口气："总算熬到点了。"语音未落，霎时感到一阵头晕眼花。

大家刚要收工，监工走过来了。

"今天要干到九点钟。"他喝道，"你们这些狗东西，只有收工的时候，手脚才勤快起来！"

大家活像电影的慢镜头，又慢腾腾地站立起来，已经是有气无力了。

"听着，这个地方决不是两次三番可以再来的，而且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捉到蟹；只管一天干十个钟头，十三个钟头的，一到钟点就收工，还了得？活儿的性质不同嘛！要知道，捕蟹淡季的时候，还不是让你们悠闲自在地待着。"监工下到"粪坑"，说了这番话，"只有老毛子才不管眼前有多少鱼群，一到时间，一分钟也不差，把活儿全撂下。所以嘛，就因这个作风，俄国才变成这个样子。日本男子汉大丈夫绝不学他们！"

"胡说什么！他妈的，骗子！"有的人心里暗暗地想着，不去理睬他。但是，大部分人听监工这么一说，觉得日本人还是了不起的。于是便把自己每天所受的残酷而痛苦的煎熬，看成似乎是一种"英雄的"举动，而聊以自慰了。

渔工们在甲板上干活儿的时候，经常看见舰尾飘着日本旗的驱逐舰，穿过水平线向南驶去。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摘起帽子频频挥动。心想，它是来保护咱们的啊。

“妈的，一见到它，不由得就掉眼泪。”

他们目送这些舰只渐渐远去，直到最后消逝在烟雾迷蒙之中。

收工后，一个个像抹布的碎片散开了似的，摇晃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舱房里，不约而同地骂了一声：“他妈的！”在阴暗中，这种骂声像满肚子仇恨的公牛的嗥叫，尽管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但近两百人每天同在一个“粪坑”里，直来直往地交谈，不知不觉地，大家所想的，说的，做的慢慢（纵然慢得像蛞蝓[①]在地上爬行）变得一致起来。当然，就是同一个队伍中，也有的人像沉淀物似的裹足不前；也有的走到别的方向去，例如那个中年的渔工。然而不管是谁，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起变化的，而且阵线也逐渐分明了。

大清早，矿山来的汉子，一边缓慢地走上舷梯，一边说道：

---

① 一种软体动物，身体像蜗牛，但没有壳，爬行很慢，对农作物有害。

“实在支持不下去啦。”

头一天一直干到十点，累得他全身关节像一台破机器咯吱咯吱作响。他一边登着舷梯，一边打起盹来，后面的人“喂”地喝了一声，他才赶忙移动手脚，不料一脚踩空，身子向前扑倒了。

干活儿之前，大家下到工房，蹲在一个角落里。每个人都挂着一张泥人般的脸。

“我得磨洋工了。我干不了哩！”矿山来的渔工说。

大家都不吭声，只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有人说：“要挨火烙的呀……”

“又不是故意磨蹭，实在是干不了啊！”

矿工把袖管卷到胳膊上，把手举到眼前，打着凉棚迎亮瞧着：“再活不长了。我又不是故意偷懒的啊。”

“对，对！”

“……”

这一天，监工像一只涨红了冠的斗鸡，在工房里巡视，嘴里连声怒喝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可是，慢吞吞地干活儿的，不仅一两个人，这里

那里——几乎全都是这样，气得监工团团直转。渔工们和船员们都是头一回看到监工的这副模样。在上甲板，好多螃蟹从网里钻出来沙沙地爬着，比比皆是。活儿如同淤积了的下水道，越堆越多。然而，“监工的棍棒”再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收工后，大家用湿毛巾擦着脖颈，一个跟一个地回到“粪坑”里，彼此对望一下，不禁笑了起来。不知笑什么，只觉得好笑就是了。

这种情况，在船员那边也发生了。当船员们醒悟到这是监工在肆意捉弄自己，让他们同渔工闹对立，豁出命来给他干，也就不时磨起洋工来了。

“昨天干得累极了，今天要磨磨洋工啦。”

开始干活儿的时候，有人这么一说，大家也就这么干了。所谓“磨洋工”，也只不过是少使点劲儿罢了。

谁都感到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但事情逼到头上来，无可奈何只好凑合着干。大家都是这种心境，反正走哪条路都免不了被折磨死。——只是已经忍受不住了。

“交通船来了！交通船来了！”

上甲板的叫声，传到了下舱。大家穿着破衣，就这样连忙从“粪坑”的舱铺上跳下来。

交通船比“女人”还要让渔工和船员着迷。唯独这条船没有咸臭味，还带来了函馆的气息，一种已经几个月、几百天未曾踏上过的原原本本的“乡土”的气息。交通船还带来了许多发信日期不同的信件、衬衫、内裤、杂志之类的物品。

他们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慌忙用沾满蟹腥的粗壮大手一把抓过邮包便走下“粪坑”，大模大样地盘腿坐下，把邮包放在大腿中间打开，拿出各种各样的物品。有由母亲口授小孩子执笔、写得歪歪斜斜的家信，有毛巾、牙粉、牙签、手纸、衣服，在这些物品当中还出乎意料地发现一封被压得平整的密封着的妻子来信。他们渴望从这些物品中嗅到一些“家乡”的气息，嗅到孩子的乳臭和妻子肌肤的芬香。

有人自暴自弃地大声哼起《斯东小调》[1]。

接不到任何东西的船员和渔工，双手跟木棍似的直插在裤兜里，转来转去。

“趁你们不在家，大概勾上野男人了吧。”

---

① 大正末期在关东地方流行的一种粗俗小曲。

大家跟他们逗趣。

有一个渔工不理大家的吵闹，把脸扭向阴暗的角落，屈指盘算着。他接到交通船带来的信，才知道他孩子的噩耗。孩子是在两个月以前死去的，但以前却一无所知。据来信说，是因为没钱，发不起电报，不能及时告知。这个汉子一直闷闷不语，甚至让人怀疑他哪里像个渔工?!

但是，也有同这种情景相反的。有一个人收到信里附来一张胖娃娃的照片，这个娃娃像泡胀了的小章鱼似的。

“这就是他吗?!”这个人突然发出惊喜的喊声，然后笑嘻嘻地特地把照片递给每个人看，“怎样?这是刚生下来的宝贝。”

在物品中还夹杂着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但若不是妻子，是不会想得这样周到的。这个时刻，无论谁都会立即哄哄地动起心来，恨不得马上插翼飞回家去。

公司派来的电影放映队也随交通船来了。把成品罐头全部装上交通船的那天晚上，他们就在船上放映电影。

两三个打扮一样的青年——斜戴着鸭舌帽，打

着蝴蝶结，穿着宽管裤，抬着沉甸甸的箱子，上船来了。

“好臭呀，好臭呀！”

他们说着，脱了上衣，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支挂布幕。在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始架起放映机。

渔工们觉得这几个青年，不像“海上”的人——不像自己人，于是被他们深深地吸引住了。船员和渔工显得特别高兴，帮助他们布置起来。

一个看来年纪最大、长相俗气、戴着宽边金丝眼镜的人，站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擦拭着脖子上的汗珠。

“解说员，你站在那儿，跳蚤会跳到你大腿上的啊！”

“哎哟！”解说员仿佛踏上烧红的铁板，跳了起来。

渔工们瞧见他这副样子，哄然大笑。

“你们这地方太糟糕了！”他用干哑的嗓音，嘎嘎地笑着说。他毕竟是个解说员嘛。

“你大概不会知道吧？你猜猜看，公司每次到这儿来搞这路买卖，能赚多少钱？赚大钱呀。六个月赚五百万元，一年就赚一千万元啦。咱们嘴上说千把

万元，说说就完了，其实是好大的数字呀。每个股东分到二分二厘五的相当高额的红利，这样的公司在日本也是少有的。听说这次经理要当议员了，那没得说的。要不是这样糟糕，他也赚不了那么多啊！”

天擦黑了。

为“庆祝完成一万箱生产任务”，分给大家日本酒、浇酒、鱿鱼干、红烧豆腐、蝙蝠牌香烟、奶油糖。

“喂，到老子这边来吧。”

杂工活像风筝，被渔工和船员你拉我扯着。

“你坐在我大腿上，我搂着你看吧。”

“不行，不行，到我这边来。”

这样吵嚷了一阵子。

坐在前排的四五个人骤然鼓起掌来。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鼓起来。监工在银幕前出现了。他挺起腰板，反剪双手，什么“诸位”啦，“兄弟我”啦，平时没有说过的词儿都搬了出来。还有那套什么“日本男子汉大丈夫”啦，“国家财富”之类陈词滥调。大部分人都没有听他讲，只蠕动着太阳穴和下颏骨在啃鱿鱼干。

“够了！够了！”后面有人大声喊道。

“有讲解员在场嘛，还用得着你吗？住嘴吧！”

"还是挥动你的棱角棒去吧!"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劲地鼓掌,吹口哨。

监工万没想到在这儿逞不了能,涨红着脸,说了几句什么(因为闹哄哄的,大家也无法听清),便下去了。接着,开始放映电影。

开头是纪录片。宫城、松岛、江之岛、京都……一幕幕地映过去。常常断片。忽儿二三张画面重迭,令人目眩;忽儿一闪,又刷成白幕。

接着,放映西方片和日本片。画面都发花了,简直就像"下雨点"。还有好些地方仿佛把断片拼凑在一起似的,人物形象经常跳动。即使是这样的片子,也无关紧要,大家也都看得出神。银幕上一出现健美的外国女人,就有人吹口哨,哼鼻子,像猪一样。有时气得解说员暂停解说。

西方片是美国片,片名叫《开发西部史》。开发者尽管受到野蛮土著人的袭击,或是遭到大自然的磨难,但仍然坚持把铁路一段一段地铺过去。一夜间,新建的"小城镇"出现了,活像长在铁路边上的瘤子。随着铁路不断地往前延伸,小城镇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影片采用时而隐讳,时而明朗的手法描写在工程过程中经历的各种苦难,还穿插了

一个工人同公司经理女儿的“恋爱故事”。到了最后的场面，解说员拉开嗓子说：

“依靠许多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的努力，终于修成绵延几百公里的铁路，像一条长蛇，穿过原野，越过峻岭。昨天还是一片荒芜的土地，如今却已变成国家的财富。”

放映到公司经理的女儿和突然变成绅士派头的工人拥抱的镜头，这出戏就终幕了。

中间穿插放映了一部只是逗人发笑的毫无意义的西方短片。

日本片描写一个贫穷的少年从卖纳豆、卖晚报，到擦皮鞋，进工厂，当上模范职工，受到提拔，最后成为一个大财主的故事。——虽然字幕上没有说明，但解说员却补上一句：

“诚然，勤劳乃成功之母也！”

这话引起了杂工们一阵“热烈的”掌声。但不知在渔工还是船员中间，有人大声嚷道：

“胡扯蛋！照这么说，我也该当上公司经理了。”

这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解说员对他们说：“这是公司命令要在这种地方反复着力解说的。”

最后放映的，是公司所属各厂和办公室的纪录影片。片中出现许多“勤快”干活儿的工人。

放完电影，大家就猛喝起完成一万箱生产任务的赏酒。由于很久没有喝酒，加上过度劳累，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在暗淡的灯光下，烟雾如浮云般凝聚着，空气又浊又臭。有的人光着膀子，有的人头缠手巾，还有的人撩起下摆，盘腿而坐，彼此天南海北地大声闲谈，不时出现争吵打闹。

一直闹腾到午夜。

患脚水肿病长期卧床不起的从函馆来的渔工，叫人把他的枕头垫高一些，望着大家打闹。同一个地方来的伙伴，依在他旁边的柱子上，用火柴棍剔着塞在牙缝里的鱿鱼干。

过了好大一会儿，有一个渔工，跟滚麻袋一样，从“粪坑”的舷梯翻滚下来。他的衣服和右手沾满了鲜血。

“刀，刀！给我拿刀来！”他趴在地上叫喊着，“浅川这狗东西，溜到哪儿去了。他溜掉了，我也要宰了他。”

这个渔工曾被监工殴打过。他变了眼神，拿着火钩子，又冲了出去。谁也没有阻拦他。

“瞧着吧！”函馆来的渔工，抬头看了看他的伙伴说，“当渔工的，不会永远像个木头人。好戏还在后头呢！”

第二头早晨，大家透过监工的玻璃窗，瞧见监工桌面上的东西全都被砸坏了。只有他本人逃之夭夭，才侥幸没给“砸个稀巴烂”。

六

天空灰蒙蒙的。昨天以前一直下着大雨，今天刚开始变小，快要停下来了。同天空一样灰暗的雨点，落在同样灰暗的海面上。不断打起一圈圈的水纹，缓缓扩展开去。

过了晌午，驱逐舰驶过来了。闲着的渔工、杂工和船员凭栏远眺，纷纷议论起有关驱逐舰的事。这事儿，他们觉得新鲜。

一群军官乘上从驱逐舰放下的小艇，向这边的蟹工船驶来。船长、工房代表、监工、杂工头子，站在斜吊在船舷的舷梯踏板上等候着。小艇靠拢过来，他们就互相举手施礼，随后由船长领着登上船。监工往上一瞧，挤了挤眼，嘴角一歪，挥手示意："瞧什么，走开，走开！"

"有什么了不起的，混蛋！"渔工们你推我挤下

到工房里去。甲板上残留着一股腥臭的气味。

"好臭呀!"一个留着两撇端端正正的小胡子的青年军官,文雅地皱了皱眉头。

尾随着的监工慌忙迎上前去,连连点头哈腰,不知说了些什么。

大家从老远望见,军官们每走一步,那带穗子的短剑就碰在屁股上弹跳一下。大家认真地议论着哪个官大,哪个官小。最后辩得竟差点动起手来。

"在这些大官面前,浅川就数不上喽!"

说话的人学着监工耸肩谄笑的样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这一天,监工和杂工头子都不在现场,大家干起活儿来,自在多了。有的唱歌,有的隔着机器高声交谈。

"这样干活儿,倒不错呀。"

大家收工后,走上甲板。打餐厅前面走过时,他们听见里面喝醉酒的人,乱哄哄的放声嘶叫着。

男侍从餐厅走出来,里面乌烟瘴气。

男侍通红的脸蛋上冒出一颗颗汗珠,双手抱满空啤酒瓶,将下巴颏儿朝裤兜扬了一下,示意说:

"帮我擦擦汗。"

渔工从他的裤兜里掏出手绢，一边帮他擦汗，一边直瞧着餐厅那边问道：

“他们在干吗？”

“哎哟，真够呛！他们在大吃大喝呀。你猜他们扯些什么。原来是东拉西扯女人的事儿。害得我疲于奔命。农林部的官员每来一次，都喝得醉迷红眼，几乎从舷梯上滚下去。”

“他们来干吗？”

男侍摇摇头，似乎表示不知道，急忙跑回伙房去了。

渔工们吃饭了。他们吃的是难以用筷子夹起来的粗米饭，和又咸又涩的黄酱汤，酱汤上只漂着几片纸屑般的咸菜叶。

“那些从没尝过，连见也没见过的西餐，全都送到餐厅里去了。”

“妈的！”

餐桌旁边的墙壁上贴着几条标语：

一、挑剔饭食者，不成大器。

一、大米乃是血汗的结晶，粒粒皆须珍惜。

一、必须吃大苦耐大劳。

这几条标语，字迹蹩脚，旁边还标着字母。标语下边的空白地方，跟公共厕所的墙壁一样，涂满了猥亵的字句。

饭后，在就寝前的片刻空闲时间，大家围拢在火炉旁，从驱逐舰谈到军队的事儿。渔工多半是秋田、青森、岩手等地的庄稼汉，很多人当过兵。所以一提起军队的事儿，不知怎么总谈个没完。现在，他们回忆起当时军队的严酷生活，反倒觉得留恋了。

大家都睡着了，餐厅的喧闹声清晰地越过甲板和船舷传到他们这边来。有人偶尔醒来，便听到这种喧闹声，心想“他们还在闹呢”。天都快亮了。有人，大概是侍役吧，还在甲板上劳碌奔波，鞋后跟发出咯咯的响声。果然，他们一直闹腾到天亮。

尽管军官们好像已经返回驱逐舰，但舷梯仍旧吊着。舷梯上的五六级踏板吐满了黏糊糊的饭粒、蟹肉和茶色的脏物。呕吐出来的酒酸臭味，浓浓地冲进鼻孔，使人作呕。

驱逐舰好似一只收起翅膀的灰色水鸟，浮在海面上，微微地晃动着身子。看上去整条舰船仿佛昏

昏沉沉“睡着”似的。天空没有一点风丝儿，烟囱冒出一缕比香烟的烟雾还细的轻烟，活像一根毛线，直飘上去。

到了晌午，监工和杂工头子一帮子人仍未起床。

“放肆的杂种！”一个渔工边干活儿边嘀咕着。

在伙房的一个角落里，杯盘狼藉。到了早晨，连亲手给他们端过酒菜的男侍，也为之一惊，想不到这帮家伙竟能填得下这么多饭菜。

男侍因为工作的关系，了解到许多渔工和船员们无法知道的有关船长、监工、工房代表等人骄奢淫逸的生活，同时也熟悉渔工们的悲惨遭遇（监工一喝醉，便把渔工叫做“猪仔、猪仔”的），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说句公道话，上层人物傲慢，为了挣大钱，可以不择手段。渔工和船员很轻易就上他们的当。实在叫人看不下去。

男侍常常这么想：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一定会出事的，不可能不出事。

大约下午两点钟，船长和监工等穿着叠得皱巴巴的衣服，让两个船员带上罐头，坐上机动船，到驱

逐舰去。正在甲板上剥蟹的渔工和杂工，一边不停地干活儿，一边像瞧“送嫁队”似的望着他们。

“谁知道又搞什么鬼名堂啦。”

“咱们做的罐头，就这样随便拿去送人，简直连手纸都不如了！”

“可话又得说回来……”一个快到中年、左手剩下三个指头的渔工说，“人家特地打老远来保护咱们，送一点礼也是应该的嘛，——嗯？”

这天傍晚，驱逐舰的烟囱，忽然冒出滚滚浓烟。水兵们急匆匆地来回奔跑。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驱逐舰开动了。舰艄的旗子哗啦哗啦地迎风招展。船长站在蟹工船的甲板上，带头呼喊“万岁”。

晚饭后，男侍下到“粪坑”。大家正围在炉旁聊天。有人走到昏暗的灯光下，抓衬衫上的虱子。每逢有人在灯下走过，就在被煤烟熏黑了的涂漆的舱壁上，投上一个斜斜的巨影。

“听军官、船长、监工他们说，这回就要偷偷潜入俄国领海去捕蟹啦。所以驱逐舰将形影不离地跟着护送咱们。大概给他们送了这个啦（说话的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比成一个圆圈）。

“听许多人说过，遍地黄金的堪察加和北库页

岛一带，将来总要划归日本的。不仅中国和'满洲'[1]，这里对日本的'那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公司好像和三菱[2]一起，就这件事正在同政府加紧勾结。经理这回要是当上议员，就会进行得更顺当了。

"所以嘛，出动驱逐舰说是保护蟹工船，其实并不尽是这样。主要目的是为了详细测量打这儿到北库页岛、千岛附近一带的海域，以及搜集气象资料，以备万一发生了那个，好有个周密的准备。这可能是机密的话，据说已经悄悄把大炮和汽油运到千岛最北端的岛屿上去了。

"我刚听到这些话儿，大吃了一惊。据说过去日本的每场战争，说穿了都是在两三个财主（或者说大财主的授意下），牵强附会地找了各种借口发动起来的。总之，这些家伙只要看中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就非千方百计把它弄到手不可。这些家伙，危险呀！"

---

① 指我国东北。
② 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之一。

七

吊车嘎嘎作响，川崎船降下来了。吊车的钢臂短，降下来的川崎船得有四个渔工在下边往外推，才能降落到海面去。这种活计，常常发生危险。破船的吊车，像患脚水肿病人的膝盖关节一样咯吱咯吱作响。有时，卷钢索的齿轮出了毛病，剩下的一边钢索就像瘸子似的滑下去。吊着的川崎船，宛如一条熏青鱼，完全偏着身子往下降。这当儿，在下边的渔工，一不留神，就会受伤。这天早晨，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听得一声“啊，危险！”说时迟，那时快，川崎船正从顶上猛撞过来，下面的一个渔工的脑袋，便跟打木桩似的撞在自己的胸口上。

渔工们把他抱去船医那儿。其中有几个人恨透监工他们一伙，决定要求船医出张诊断书。因为监工恰似披着人皮的毒蛇，一定会赖账的。为了将来

他抗议，就得拿出一张诊断书作为证据。况且，过去船医是比较同情渔工和船员的。

“这条船上，被殴打或折磨导致受伤害病的人，远比工伤、生病的人要多得多啊。”船医暗自吃惊。他说过，要把这些情况一一记在日记上，以便日后作证。因此，他还比较亲切地照顾伤病渔工。

“请写张诊断书吧！”一个渔工张口说话了。

“嗨，诊断书嘛……”

船医起初好像有点吃惊的样子。

“请你照实写就成。”

渔工的语气有点不耐烦。

“这条船规定不准写这种玩意儿。好像是他们自己随便规定的……大概是怕日后出问题吧。”船医回答说。

一个急性子的结巴渔工，咋了一咋舌头，“呸！”了一声。

“上次有个渔工被浅川扇聋了耳朵来找我，我顺手给他写了一张诊断书，这就不得了啊。——成了告浅川状的一个根据了……”

他们走出船医室，心里想：到了紧急关头，船医也不是“咱们”自己人了。

说来奇怪，被撞的那个渔工总算保住了一条命。然而，他躺在那连白天都黑得经常叫人绊跤的暗角里，整整辗转呻吟了好几天。

等他快痊愈，再听不见哼哼呻声的时候，早先卧病不起的患脚水肿病的渔工，却一命呜呼了。他才二十七岁，是由东京日暮里[①]的劳务市场派遣过来的。一块儿来的约莫有十个人。监工说怕耽误第二天的活计，只准出不了工的病号去守灵。

解开衣服给死人净身[②]，尸体浑身发出一股熏人的臭气。饿得干瘪瘪的虱子，一个接一个慌慌张张地爬出来，令人毛骨悚然。尸身长满鱼鳞般的污垢，简直像一段倒在地上的松树干。胸口露出一根根肋骨。他打脚水肿病情恶化以后，再不能自由走动，只好就地大小便了，弄得臭气熏天。短裤衩和衬衫都变成褐赭色，仿佛洒过硫酸，一抓起来就一块块散落。泥垢把脐眼填满，肚脐也瞧不见了。肛门周围黏附的干粪渣像黏土一样。

“真不想死在堪察加啊。”据说，他临终前曾这么说过。可是，他断气的时候，大概身边一个人也没

① 东京的一个地名。
② 佛教规定在死人入殓以前，要用温水擦净身体，谓之净身。

有。恐怕谁都不愿意死在堪察加的。渔工们想到他临终时的这种心境，有人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

“太可怜了。”渔工去打净身热水的时候，厨师说，“多打点吧，他的身体一定很脏了。”

渔工提着热水，在回来的路上，碰上了监工。

“把热水提到哪儿去？”

“净身用的呀。”

“不许那么浪费！”监工还想说些什么，但没说出口就走过去了。

那个渔工回到舱房，气得身子直打哆嗦，愤愤地说：

“当时我真想冷不防把热水冲他的后脑勺倒过去！”

监工不时跑来察看动静。但是，大家已经决定：不管明天干起活来打盹、跌跤也好，或照例“磨洋工”也好，都要全体去守灵。

约莫到了八点钟，大家好不容易才准备妥当，点上线香和蜡烛，坐在尸首前面守灵，监工最终还是没有来。船长和船医总算来待了个把钟头。有个渔工，像小孩咿呀学语一样，会断断续续念几句经文。他拗不过大家劝说“凭这点就行，心诚则灵”，于

是就念起来了。在念经的时候，一片肃静。后来听见有个人在啜泣。快结束时，好几人都哭了。

念完经，每个人都烧了香。散开后，大家东一群、西一堆地谈论开来：从同伴的死来看，自己是活着了。——然而，若仔细深思，自己活着也朝不保夕啊。船长和船医离去以后，结巴的渔工走到尸体旁那张点着香烛的桌子前面，说道：

“我不会念经。我不能念经告慰山田兄在天之灵。但是，我反复地想，山田兄怎么也不愿意死的。不，说得确切点，是不愿被折磨死的。可是，山田兄却终于被折磨死了。”

在场听着的人，心情沉重，变得沉默起来。

“那么，是谁把他折磨死的呢？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不能以念经告慰山田兄在天之灵。但我们可以向杀害山田兄的人报仇，要拿报仇来告慰山田兄。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山田兄灵前发誓……”

最先表示同意的，全是船员。

在充满蟹腥味和人多闷热的整个“粪坑”里，荡漾着像香水般的线香香气。到九点钟，杂工们回去了。疲倦得打盹的人，像装上石头的草包，站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渔工们也三三两两睡着了。海上起

浪了。烛光随着船身摇晃，时而细得快要熄灭似的，时而又明亮起来。盖在尸体脸上的白布好像就要掉下来似的晃动着。终于掉下来了。大家一瞧见这个，就不禁毛骨悚然。——船舷响起浪激声。

第二天早晨，劳动到八点过后，只有监工指派的四个船员和渔工下到底舱去。头一天晚上，让渔工念完经以后，就由指定的那四个人，加上三四个病号，动手把尸体装在麻袋里了。船上虽然有许多新麻袋，但监工说，马上就要扔到海里，还用什么新的，太浪费了。结果，没让用新麻袋。船上的线香也用完了。

“真可怜啊！这么做，难怪死者生前说不愿死呢！”

大家好不容易把尸体僵硬的手叉着放在胸前，眼泪洒落到麻袋里。

“不行不行，眼泪一落到尸体上可就……”

“不能设法运回函馆去吗？……你瞧他那副面孔，仿佛在说不愿意被扔进堪察加的冰水里去呀。——扔到海里，孤魂无依啊……”

“虽说同样是海，可是堪察加海却是异乎寻常的凄凉。到了冬天——一过九月，整个堪察加海冰

封雪冻，连条船的影子也没有。这是最北边啊！”

一个渔工“呜呜”哭着说：“就这么草草地装进麻袋了，船上有三四百人，可是只许咱们六七个人送葬！”

“咱们死后，也不会有什么好发落的……”

大家要求办完丧事后放半天假，但前一天捕了很多螃蟹，监工没有同意，说是“不要把私事同公事扯到一块儿”。

“准备好了没有？”监工从“粪坑”舱口探下头来问道。

大家无可奈何地回答说：“好了。”

“那就抬出来吧。”

“哦，抬出去前，船长先生还要致悼词呢。”

“船长？还要致悼词？”监工嘲笑着说，“蠢货！还能有那闲工夫吗？”

是不会有那闲工夫了。在甲板上，螃蟹堆积如山，蟹爪搔得舱板嚓嚓作响。

于是，几个人很快将尸体抬了出来，跟包装大马哈鱼和红眼鱼的蒲包一样，胡乱装上靠在船尾的机动船上。

“行了吗？”

"行——啦……"

机动船吧嗒吧嗒地开动了。船尾的螺旋桨拨动着海水，推涌起浪涡。

"那……"

"那。"

"永别了。"

"太凄凉了……委曲点吧。"一个渔工慢声细语地说。

"那就拜托你们听！"船上的渔工委托给机动船上的人。

"嗯、嗯，明白了。"

机动船渐渐离去，驶向大海深处。

"那就，拜托啦！"

"走远了。"

"仿佛听见麻袋里呼喊：我不愿走呀，我不愿……"

渔工捕蟹回来，听到了监工这样草率处理的过程。在发怒之前，他们就感到好像自己的身子也变成一具死尸，被扔进无底的堪察加海里去似的，全身一阵寒战。大家默默地挨个走下舷梯，脱下了被

咸水浸透的劳动服，嗓子眼里嘟囔着："明白了，明白了。"

八

大家表面上不露声色，只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把活儿放慢了。尽管监工到处嘶声吆喝，或者拳打脚踢，渔工们都沉住气，装做很“顺从”的样子。这种情形，每隔一天重复一次（起初，大家还有点提心吊胆），“怠工”就这样坚持下来了。自从发生海葬那件事以后，大家就齐心了。

劳动效率眼看着下降。

已过中年的那个渔工，一干活儿，身体就支持不住，可是对“怠工”却又有难色，内心（！）非常怀疑怠工的成败。但是，他担忧的事并没有发生，反而见到“怠工”正在产生效果，也就听青年渔工的劝告，开始怠工了。

最为难的是川崎船的船头们。他们对川崎船负有全责，地位居于监工和普通渔工之间，每天的捕

蟹量得直接对监工负责。这是他们最为难的地方。结果，他们中间仅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得已"站在渔工一边，余下三分之二的人，是监工的小小"代理人"——小小狗腿子。

"干这活儿，当然累呀。但也不能跟工厂那样按部就班安排活计呀。螃蟹是活的，不会随着人意，要它什么时候出来就什么时候出来。这是没法子呀！"一个船头这么说着。他完全是监工的传声筒。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就寝之前，大家在"粪坑"里，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这时，一个船头偶然说话狠了一点，其实也不算太厉害，却惹得一个有点喝醉的"普通"渔工发了火。

"你说什么？"他突然大声申斥，"你是什么东西，放明白点，不要那么狂了。出去捕蟹的时候，我们四五个人把你扔到大海里去，那是易如反掌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这里是堪察加，谁能晓得你是怎么死的！"

过去没人讲过这种话，现在他却声色俱厉地嚷出来。谁也没吭声。刚才闲聊的话声，也戛然止住了。

这可不是信口开河。万没有想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背后推动着迄今只知“顺从”的渔工。渔工们受到这种推动，开始有点踌躇徘徊。因为他们还没认识到，这就是自己的潜在力量。

这种事咱们能成？当然能！

他们一经觉悟过来，就产生了一种想象不到的力量，反抗的情绪在大家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他们深受极其残酷劳动的剥削，因此，这种反抗情绪就有了无比坚实的思想基础。只要这样干下去，还怕什么屁监工！大家豁然开朗了。一旦抓住大家的这种情绪，就像忽地打亮手电筒，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过着的是蛆虫般的非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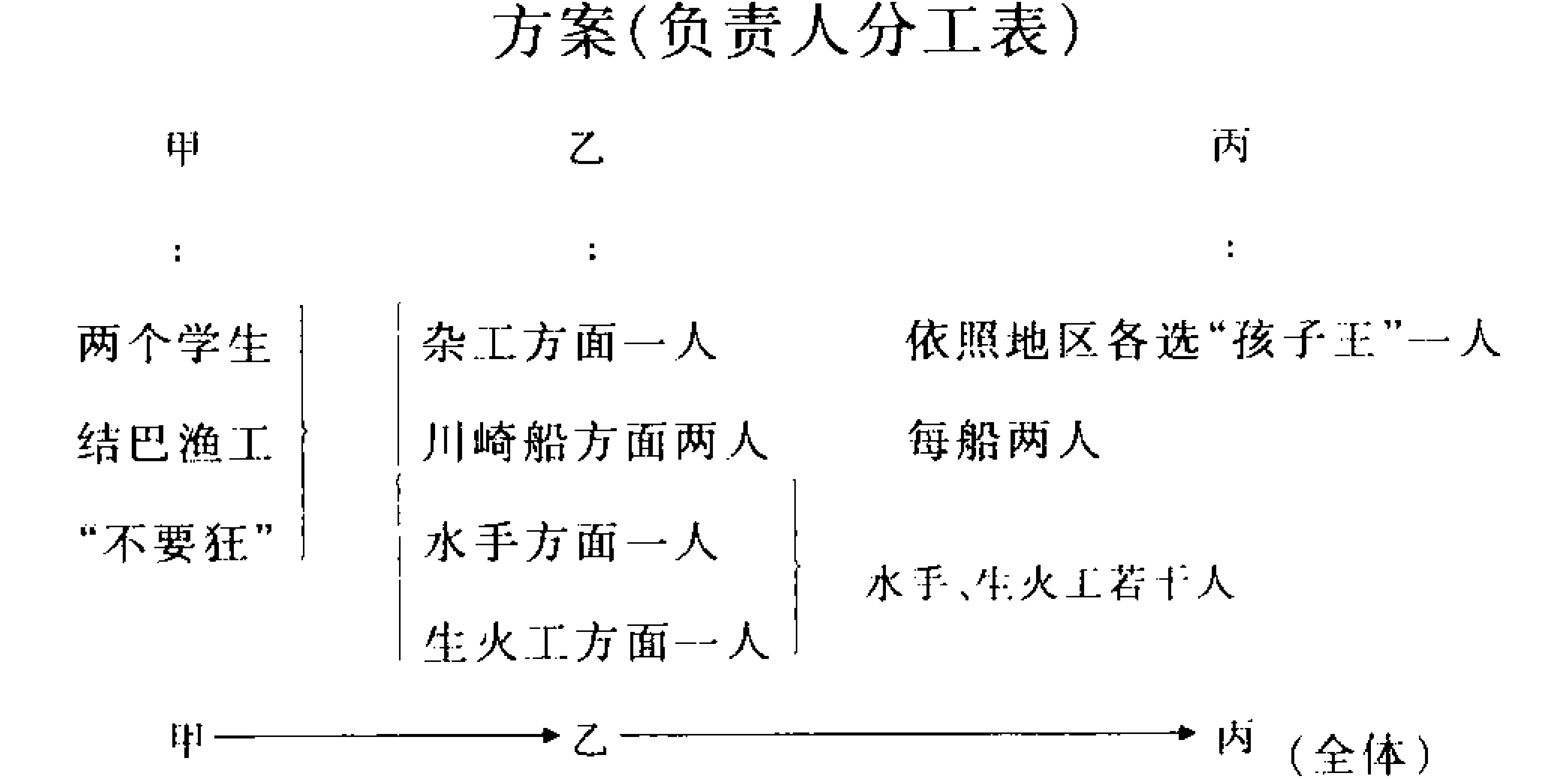
“你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狂。”这句话在大家中间流行起来。即使碰到别的事情，也动不动就脱口而出：“你这个东西，不要那么狂。”当然，在渔工中间没有一个人是狂的。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两次。每次都提高了渔工的“觉悟”。在这样重复的过程中，渔工们一碰上什么事情，总会有固定的三四个人出面。这不是由谁推选的，实际上也没推选过。只是发生什么情况，或者干什么事了，这三四个人的意见总是同大

家一致，所以大家也就跟着他们行动了。这四个人，两个是学生出身的，一个是结巴，另一个就是刚才说过“不要那么狂”的那个渔工。

学生整夜伏着身子不时舔着铅笔在纸上写什么。——原来学生是在起草方案。

方案（负责人分工表）



学生得意地自言自语：这个方案不错。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从甲发生或从乙发生，都可以比电流还迅速而又准确无误地发展成“全体的问题”。大致上就这样决定了。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

“不愿被宰割的人们，联合起来！”这是那个学

生的得意的宣传口号。他以毛利元就[1]的折箭故事和在内务部的宣传画上见过的“拔河”为例，向大家宣传说：“咱们四五个人把一个船头扔到大海里还不易如反掌，要振作起来！”

他还说：“一对一太危险，不行。可是，对方连船长都算在内，还不到十个人，而咱们却近四百人。四百人齐心的话，胜利就是属于咱们的。十个人对四百人，要较量，就试试看吧！”于是他最后提出“不愿被宰割的人们，联合起来！”这个口号。现在，不管是“呆子”或是“酒徒”，都认识到自己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也看到眼前就有同伴被折磨死），而且迫不得已才搞起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怠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大家也就很相信学生和结巴的话了。

一周前起的大风暴，把机动船的螺旋桨给刮坏了。杂工头子同四五个渔工一起乘船，拿到岸上修理。一个年轻的渔工，偷偷带回来很多“宣传赤化”的日文小册子和传单，还说“许多日本人参加了这

---

① 传说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毛利元就临终前唤三个儿子至床前，令他们各人将一支箭折断。接着，又叫他们把三枝箭绑在一起折，结果都折不断，以此教训三个儿子团结一致，使他人不敢来犯。

下面说的“拔河”，也是说加强团结才有力量的意思。

项活动”。大家看见上面写着自己的工钱、劳动时间长度、公司牟取暴利、罢工等等,很感兴趣,互相传阅着、议论着。但其中有的人对上面的词句起了反感,说“日本人”怎么能干这种可怕的事呢。

“我认为传单上面说得对,但……”一个渔工拿着传单到学生那里问道。

“虽然说得有点过火,但说得对呀。”

“嗯,不这么干,就改变不了浅川的本性哟。”这个渔工笑着说:“何况这帮家伙,还要叫咱们受更大的罪,当然要这样干呀!”

渔工们虽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但对“赤化运动”却开始产生了好奇心。

跟起风暴一样,下大雾的时候,蟹工船长鸣汽笛,催促川崎船返航。在茫茫的浓雾中,粗犷、牛嗥般的汽笛声,持续了一两个钟头。但是,有的川崎船还是没有听命返航。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干得筋疲力尽了。有的故意佯作迷航,漂流到堪察加去了。他们常常秘密闯入俄国领海捕蟹,老早就看准着陆地了,所以很轻易就漂流过去。这班人有的听过“赤化”的宣传。

公司招募渔工,总是谨小慎微的。他们常委托

招募点的村长老爷和警察局长大人保送“模范青年”来。他们专门挑选那些对工会漠不关心的、“唯唯诺诺”的工人，自以为“高明”，万事大吉了！可是，恰恰同他们的愿望相反，蟹工船的劳动，促使这些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再怎么“高明”的资本家，也万万没有注意到这个难以想象的动向。好像是资本家特意招募这些无组织的工人和无可救药的“酒徒”，来教育他们怎样团结似的。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九

监工着慌了。

捕蟹量跟往年渔汛期相比，显著下降了。从打听到的情况来看，别的蟹工船似乎都比去年丰产，唯独本船比别的船少产二千箱。按照过去“阿弥陀佛”那套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蟹工船开始移动了。监工让报务员不停地偷截无线电报，掌握别的船的下网情况。一碰上别的船的渔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叫拉上来。南下约二十海里，最初拉上来的，满网都是螃蟹。蟹爪勾在网眼里，拼命抓着。这些渔网的确是“××号”撒放的。

“多亏你啦。”监工不像往常那副架势，拍拍报务员的肩膀。

有时正在拉网，被人发现了，机动船就仓皇逃窜。因为碰上别的船的网便拉，活儿越往后就越忙

了。

工房入口处贴了一张大告示，上面写着：

凡稍事磨蹭者罚火烙。

凡结伙怠工者罚做堪察加体操[1]。

受罚者，扣除工资，

回函馆后扭送警察局。

如有违抗监督者，格杀勿论。

浅川监督

杂工工长

监工随身带着实弹手枪，有时乘大家正在干活的时候，出其不意地朝海鸥或船上什么地方打枪，好像发出“警告”似的。他瞧见渔工被头上的枪声吓了一跳，便嗤嗤地笑了。这使大家感到一阵寒心，好像自己动不动“真的”被枪毙了似的。

水手、生火工全都被动员起来，供监工任意支使。船长对此一言不发。他只要装装“门面”，就算很好地尽到了责任。从前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监工强迫船长把船开入俄国领海捕蟹，船长依

① 把人扔在海里。

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坚持不让侵犯别国的领海。

“随你便吧！”“用不着求你！”监工说罢，自己一伙人就亲自转舵，把船驶入俄国领海了。可是，当俄国警备船发现，追了上来，受到盘问时，他却瞠目结舌，“畏缩”后退，硬推船长出面，说什么“在船上一切这类事情，当然应由船长去应付……”因此，有这样的“门面”装璜装璜还是需要的，只要这样就够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船长三番五次想把船开回函馆。无奈有一股阻力——资本家的力量，终究控制着船长。

“这条船一切都是属于公司的，明白吗？！”监工把嘴撅成三角形，伸直腰板，放声哈哈大笑。

结巴的渔工，回到“粪坑”里，翻了个斤斗就仰面躺下，懊丧极了。渔工们看见他和学生们的样子都很同情，但也没言语，个个都灰心丧气的。学生设想的组织，也像废物一般，不顶用了。尽管这样，学生还是比较有信心地说：

“一有个风吹草动，咱们还是可以行动起来的。问题在于要善于抓住‘时机’。”

“还能动得起来吗？”“不要狂”问道。

“还有疑问?傻瓜,咱们人多,怕什么呢。他们越胡作非为,大伙儿的不满情绪就越大。这种不满情绪填满胸膛,比火药还要厉害哟!咱们就靠这个。”

“打算得倒不错呀。”“不要狂”向“粪坑”里环扫了一下,满腹牢骚地说:“依我看没有这种人,谁都……”

“连咱们都发牢骚,那就完了。”

“你瞧,就是你有信心。今后再闹起事儿来,恐怕要出人命了。”

“对呀……”学生沉下了脸。

监工带着他的喽啰,一夜巡视三次。一发现三四个人聚在一起,就厉声哄散。这样还嫌不够,又偷偷派他的喽啰睡到“粪坑”里进行监视。

无形的锁链,只是肉眼瞧不见就是了。每当大家迈步的时候,沉重得就跟拖着一条粗大的锁链似的。

“我啊,准保不住这条命了。”

“嗯,等知道保不住了,咱们就干!”

“傻瓜!”从芝浦来的渔工在旁边愤愤地说:“等?还等到什么时候呀,现在不正是要你的命吗?只不过逐步来就是了。这帮家伙诡计多端,总带着

手枪，装着随时要开枪的样子，但他们绝不会轻易干这种蠢事的，那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明白吗？这帮家伙要是开枪打死咱们，他们自己不上算。他们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让咱们拼死地干活儿，把咱们放在榨油机上，让他们压榨，让他们发财。如今，咱们每天就是这样受他们榨取的。这是多么狠毒啊！他们简直跟蚕吃桑叶一样，正在一点一点地把咱们吃掉呀。”

“对呀！”

“什么对不对的。”一个渔工晃动着在他粗硬的掌心上的烟灰余烬，说：“走着瞧吧，狗杂种！”

船直往南下，捕捞到的多半是小雌蟹，便又开回北方去。因此要大家加班加点，偶尔（很难得）才提前收工。

大家回到“粪坑”里。

“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芝浦说。

“喂，当心你的脚底，这样趔趔趄趄的，下不了梯子呀。”

“太可怜啦。可是还说要拼着命去干。”

“谁愿意干！那是没法子呀。”

芝浦笑着说：“人家要你的命，你也没法子吗？”

“……”

“唉，这样下去，你可活不到四五天了。”

对方听这么一说，皱了皱眉头，焦黄浮肿的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然后，默默地走到自己的舱铺上，从铺沿放下小腿，用手掌敲着膝盖的关节。

芝浦在下铺挥手说话了。结巴晃着身子，随声附和着。

“……想想看，就算资本家出钱造了船，但没有水手和生火工，船能开动吗？海底有几万万只螃蟹，就算资本家花钱做好种种准备，把船开到这儿，但是咱们要是不干活儿，螃蟹能落到他们的手里吗？大伙儿想想看，咱们在这儿干一个夏天，究竟能有多少收入，而资本家光靠这一条船就可以实赚四五十万元。喏，这就是资本家发财之道，无本生利嘛。明白吗？那都是咱们的血汗啊。因此，咱们不应再愁眉苦脸、束手待毙了。咱们要更加振作起来。我不是瞎说，说到底，资本家怕咱们，咱们用不着怕资本家。

“没有水手和生火工，船就开不动。没有工人劳动，资本家连分文也挣不到手。方才谈到的买船、买渔具，以及各种准备费用，也是吸吮别的工人兄弟

的血汗积攒的。资本家的钱,是靠剥削咱们挣来的啊!没有咱们工人也就没有资本家……”

监工进来了。

大家有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

十

空气冷飕飕的，明亮得像一面一尘不染的玻璃。两点钟，天色已经放亮。堪察加的群峰，洒上了紫金色，比海面高两三寸沿地平线往南绵延伸去。海面掀起一簇簇微波，朝霞映照在波面上，天光海色相映生辉。这些冰冷的浪波，腾起又破碎了，破碎了又腾起，耀眼夺目。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海鸥的阵阵啼鸣。天气晴朗而寒冷。盖在货物上沾满油污的雨布，被吹得吧嗒吧嗒直响。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

渔工像稻草人一般，将双手拢在劳动服的袖口里，迈步走上舷梯，从舱口探出头，像松了弹簧似的蹦出话来：

"啊，兔子跳起来了。快要起风暴啦。"

海面涌起三角浪波。熟悉堪察加海脾气的渔

工，知道马上就要起风暴了。

"太危险了，今儿停工吧。"

过了一个钟头的光景。

渔工们在要降下川崎船的吊车底下，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聚拢起来。每条川崎船都降下一半，在半空中摇摆着。渔工们晃着肩膀，眺望海面，互相交谈着。

过了一会儿。

"停工，停工！"

"见他妈的鬼，呸！"

大家仿佛憋着股劲儿等着有人说这么一句话。

渔工们彼此凑在一块说："喂，把川崎船拉上来吧！"

"好！"

"好，好！"

有一个人眯着眼睛，抬头望望吊车，迟疑地说："可是，我说呀……"

另一个人耸耸一边的肩膀，蓦地迸出一句煽动性的话："想找死的，就自个去吧！"说罢便离去了。

大家都蜂拥着走开了。有一个人轻声地说："真的这么做能行吗？"还有两个人踌躇地慢步跟在

后头。

在另一台吊车底下的渔工，站在原地不动。他们瞧见第2号川崎船的伙伴冲这边走过来，也就会意了。有四五个人挥手叫喊：

“停工，停工！”

“对，停工喽！”

两股人合在一块，勇气就来了。那两三个踌躇不前、落在后头的渔工，收住脚步，漠然地望着。大家走到第5号川崎船的地方，又聚拢在一起。落在后头的人，看见这种情景，嘴里嘟囔着从后头跟上来了。

结巴扭过头来，大声呼喊：

“大伙坚定信心呀！”

渔工的队伍，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壮大。学生和结巴不停地在人前人后来回奔忙。“大伙儿记住，最重要的是不要掉队！现在没什么可怕的。现在……”

围坐在烟囱旁边修理缆绳的水手们，站起来大声问道：

“喂，你们怎么啦？”

大家向他们挥手，高声呼唤。水手们从上面望

下去,一双双挥动着的手臂,活像一片树林。

"好啊,咱们也不干了!"

水手们赶紧收拾缆绳:"正等着你们哩!"

渔工们心领神会,再次高声呼唤。

"先回'粪坑'去,走。——狠心的家伙,明知要起风暴,还要咱们出船,简直是刽子手嘛!"

"谁甘愿让那些家伙白白杀死?!"

"这回等着瞧咱们的厉害吧!"

几乎全体人员回到了"粪坑"。其中也有的是"无可奈何"地跟着来的。

睡在阴暗角落里的病号,看见大家哄地涌进来,吃了一惊,忙支起薄薄的身板。大家将原委告诉他以后,他眼窝里噙着热泪,连连点头。

结巴和学生,从绳梯般的舷梯走下机器房。因为不习惯,又着急,几次脚踩空了,好不容易用手抓住扶手攀了下去。机器房里黑压压的,而且锅炉散发着热气,闷得发慌。他们立刻汗流浃背,经过汽锅中的铁格板,又走下一层舷梯。下边有人高声讲话,发出嗡嗡回响。好像头一次下到离地面几百尺的地狱般的竖坑里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这种活儿也够呛呀。"

“嗨，要是再把你揪上甲、甲板，去剥、剥蟹，也是忍受不了呀。”

“放心吧，生火工也是咱们的人！”

“嗯，放心啦！”

他们从锅炉旁走下舷梯。

“好热呀，好热呀，真受不了啦，简直把人都烤熟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今儿没生火，已经这么热了，生了火还得了！”

“唔，那是呀。”

“据说，过印度洋每半小时换一次班，这样还把人烤得软瘫瘫的啊。又听说一等轮机手稍不注意露了一句责怪生火工的话，就被他们用煤锹乱砍一通，最后竟被扔进锅炉里烧成灰了。也难怪他们要这样干呀！”

“是呀。”

在锅炉前放着的一堆掏出来的煤渣，好像刚浇上了水，腾起了蒙蒙的煤灰。光着膀子的生火工们在旁边抱住膝盖，边抽烟，边闲聊。从昏暗中望去，他们就跟黑猩猩蹲在那儿一模一样。煤仓半开着口子，里面黑咕隆咚的，令人望而生畏。

"喂！"结巴唤了一声。

"谁？"有人抬头看着上边喊。——"谁——谁——谁"四周连续回响了三声。

他们俩向那边走下去了。一个生火工认出他们俩，便马上扯开嗓门喊道：

"走错路喽！"

"罢工啦！"

"白什么工？"

"不是白工，是罢工。"

"罢起来了吗！"

"好啊，咱们快生火，开回函馆去怎样？真有意思哩！"

结巴心里想："好极了！"

"对，大伙儿集合起来找那帮家伙提抗议去。"

"好呀，好呀！"

"不是好呀，好呀，是大伙儿一齐干吧，干吧！"学生插话了。

"哦，哦，我说错了。大伙儿一齐干吧，干吧！"生火工搔了搔沾满白煤灰的脑袋。

大家笑了。

"你们这方面，全部归你们自己去组织啦。"

“是，明白了，放心好啦。咱们这儿的伙伴随时都准备好干一场哩！”生火工方面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杂工全部都站在渔工一边。大约过了一个钟头，生火工、水手也都参加进来了。大家在甲板上集合。结巴、学生、芝浦、“不要狂”合计拟好“要求条件”，并决定当着大家的面向监工一伙提出。

监工一伙知道渔工们闹起来，就不敢露面了。

“真可笑啊。”

“是啊，真可笑呀。”

“这么一闹，就是拿手枪也不中用了。”

结巴的渔工，走上稍高的地方。大家掌声一片。

“伙伴们，咱们等待好久好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咱们尽管被整得半死不活，可还在等待着。心想：你走着瞧吧。现在这天终于到来了。

“伙伴们，首先咱们要团结一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不能出卖伙伴。只要咱们牢牢记住这点，捏死这些家伙，那比捏死小爬虫还不费劲儿。还有，其次是什么呢？伙伴们，其次还是要团结一致。就是说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出一个叛徒，出一个变节分子。咱们要知道，只要出一个变节分子，就会

使三百人的性命遭殃。只要出一个变节分子，……（顿时响起一片喊声："明白了，明白了。""放心吧。""别担心，干吧。"）……

"咱们这次抗议行动，能不能打倒他们，能不能完成任务，全靠大伙儿的团结力量啦！"

接着，生火工代表和水手代表先后站起来讲了话。生火工代表讲了一些过去从没讲过的话，自己都发愣了。一愣就面红耳赤，忽儿用手拉拉衣襟，忽儿又将手插进劳动服磨破了的窟窿里，显得有点慌张。大家看到他这副模样，不由得跺着甲板笑了起来。

"……我的讲话就要结束了。伙伴们，可要把那帮家伙全部打倒啊！"他讲完了便走下讲台。

大家有意使劲鼓掌。

"就是这句话讲得好。"后边有人打趣地说。于是，大家又哄然大笑起来。

生火工汗流浃背，腿也发软了，赛过盛夏时在锅炉旁使长把煤锹干活。他走下讲台，便问他的同伴：

"我刚才讲了什么呀？"

"讲得好，讲得很好呀。"学生拍拍他的肩膀笑

着说。

“就是你不好，有那么多人了，为什么还偏叫我……”

“伙伴们，咱们一直盼望的日子到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杂工登上讲台说，“大伙儿知道，咱们工友在这条蟹工船上，是怎样受苦挨整，弄得半死不活的？每到夜晚，钻到薄薄的被窝里，就想家，常常想得哭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工友，有哪一个晚上不暗自落泪，又有哪一个人身上不带上新的创伤？！有的人再连续三天经受这样的折磨，就非死掉不可。像咱们这个年纪，要是家里有点钱，还不是在学校里蹦蹦跳跳，哪儿会到这么老远……（他声音嘶哑，讲不下去了，像屏住呼吸似的，顿了一会儿）不过，现在好了，不要紧了，有大人们的帮助，咱们一定能够向那些可恶的，可恶的家伙报仇！……”

杂工的讲话，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那个年过中年的渔工拼命鼓掌，用粗粗的指头悄悄地擦着眼角上的泪水。

学生和结巴拿出一张写上大家名字的声明，让大家盖章。

大家当即决定派两名学生、结巴、“不要狂”、芝

浦、三名生火工以及三名水手，拿着“要求条件”和“声明”，到船长室去递交给船长；与此同时，全体渔工在船长室外面示威。由于住得不像在陆地上那样分散，加上基础牢固，所以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并且，顺利得出奇。

“奇怪呀，那鬼家伙不露面啦。”

“他何尝不想跳出来开他那把得意的手枪呢。”

三百人由结巴领头，一齐连呼三声“罢工万岁”。

学生笑着说：“监工这个混蛋，听到这喊声，一定会发抖吧！”

大家摩肩接踵来到船长室。

监工手里拿着手枪，迎接了代表。

船长、杂工头子、工房代表……等，看样子好像预先商量好了，都出来迎接代表。监工泰然自若。

大家进入船长室后，监工冷笑一会儿，说：“干起来了呀。”

外面，三百人围得水泄不通，高声呼喊，使劲跺脚。监工低声说：“真讨厌！”但是，代表们却毫不介意，只顾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监工听了个大概以后，勉强地接过“要求条件”和三百人的“声明”，随

便浏览了一眼，然后败兴似的慢条斯理地说："不会后悔吧？"

"混蛋！"结巴霍地冲监工的脸叱喝道。

"那，好吧，这么说是不后悔喽。"监工这么说后，又稍为改变语气，"那你们听着，明早以前给你们称心的答复。"

可是，说明迟那时快，芝浦猛然打掉监工的手枪，冲他的脸给了一拳。监工吓了一大跳，连忙捂着脸。这时结巴抡起蘑菇形的圆凳子，朝他的脚上猛砸过去。监工的身子，扑到桌边，不由自主地倒下了。桌子被碰翻，四脚朝天，压在他身上。

"什么称心的答复？你这个混蛋。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不许你再愚弄咱们了。"

芝浦激动得气呼呼的。水手、生火工、学生拦阻他们俩。船长室的窗子啪的一声，给砸碎了。这时候，从外面立即清晰地传来一阵响亮的呼喊声："宰了那个兔崽子！""揍死那个混蛋！""揍死他！揍死他！"不知什么时候，船长、杂工头子、工房代表吓得缩到一个角落里，一个个呆若木鸡，脸色都煞白了。

门被砸坏了，渔工、水手和生火工像潮水般涌进来了。

过了晌午，海上起风暴了。快到傍晚，才渐渐平息下来。

“打倒监工！”这种事过去总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如今自己却亲自把他打倒，连平时拿来吓唬人的手枪不也见鬼去了吗？大家欣喜若狂，欢腾起来。代表们聚在一起，商量今后的各种对策。大家认为要是得不到“称心的答复”，就叫他们再尝尝这个滋味！

天色发暗了。在舱口戒备着的渔工，看见驱逐舰驶过来，慌忙飞跑到“粪坑”里去。

“不好啦！！”一个学生像弹簧似的蹦跳起来，脸色唰地变白了。

“你别想反了。”结巴笑出声来，“咱们把这里的情况、想法以及要求，向军官们详细解释，如果取得他们的帮助，反而会使这次罢工得到有利的解决。这是明摆着的嘛。”

“这倒也是呀。”在旁的人也附和着。

“咱们帝国的军舰嘛，当然要帮助咱们老百姓喽。”

“不，不……”学生摇摇手，仿佛受到很大的冲

击，颤动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帮助咱们老百姓？……不可能……，不……”

“傻瓜！帝国的军舰哪能不帮助老百姓，有这种道理吗？！”

“驱逐舰来了！”“驱逐舰来了！”大家的兴奋情绪，硬将学生的话儿完全给压下去了。

大家闹哄哄地从“粪坑”拥上甲板，忽地齐声呼喊：“帝国军舰万岁！”

在舷梯口上，结巴、芝浦、“不要狂”、学生、水手、生火工们，跟脸上、手上都缠上绷带的监工和船长面对面地站着。天色昏暗，看得不十分清楚。驱逐舰放下三艘汽艇，每艘汽艇装上十五六个水兵，挤得满满的。汽艇向蟹工船开过来，横靠到船边，水兵们一下子走上舷梯来。

你瞧！枪头上了刺刀！帽带都扣在下巴颏儿底下了！

“坏了！”结巴心里暗暗叫了声。

第二艘汽艇又是载来十五六个士兵。第三艘汽艇也一样，士兵们还是枪头上了刺刀，帽带扣在下巴颏儿底下！他们跟闯上贼船一样，气势汹汹地冲上船来，立即将渔工、水手、生火工团团围住。

“坏啦，他妈的，干起来了。”芝浦、水手、生火工的代表也叫起来了。

“活该！瞧见了吧！”监工开腔了。

大家这才明白，罢工以来监工何以总是那副鬼鬼祟祟的态度。但是，现在已经晚了。

士兵们不由分说，破口大骂：“破坏分子”、“叛徒”、“学老毛子的卖国贼！”接着便用刺刀威迫九名代表，把他们押送到驱逐舰上去了。在这一瞬间，大家摸不着头脑，迷惘地张望着。简直不容人们申辩半句。大家毫无抵抗，就好像眼巴巴看着一张报纸被火烧掉一样。

——他们就这样被简单地“收拾”了。

“我现在才明白，咱们只有依靠自己，再没人帮助咱们了。”

“什么帝国军舰，叫得倒漂亮，其实还不是大资本家的走狗。什么帮助老百姓，笑话，去他妈的吧。”

水兵们为防备万一，在蟹工船上驻了三天。这期间，军官们每天晚上在餐厅同监工他们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就是这样一帮家伙呀。”

不管渔工们多么愚昧，这一回，也只有这一回，

才亲身体会到“谁是敌人”，而这些敌人（完全出乎意料的！）又是如何勾结在一起的！

按每年惯例，在渔汛快过的时候就要特制“贡品”蟹肉罐头。可是在特制时，是“很不恭敬”的，从来都不特地斋戒沐浴。往常渔工认为监工这种做法是对天皇的不敬。但是，这回的想法却完全不同了。

“这是榨取咱们的血汗制成的啊！哼，吃起来味道也许很鲜，吃下去可不要闹肚子呀！”

大家都是抱着这种情绪去制做的。

“放些石子进去！管他的！”

“咱们只有依靠自己，再没人帮助咱们了。”

这句话深深地刻印在每个人的心窝里。——“走着瞧吧！”

但是，重复一百遍“走着瞧吧”能顶什么用呢？罢工惨遭失败以后，监工不断地咒骂：“畜生，该明白老子的厉害了吧。”劳动条件也变得更加苛酷了。本来迄今的劳动就已经够繁重的了，再加上监工的报复，就更加苛酷了。这种苛酷，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现在已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

“咱们错了。咱们不该把九名代表全部推上第

一线，这不等于把咱们的头头全给暴露了吗？咱们应该全体一起出面，这样监工也就没法给驱逐舰发电报了。他总不能把咱们全体都抓走呀。都抓走了，谁给他们干活儿呢。”

“说得对呀！”

“是呀，按现在这样干下去，咱们就真的要被折磨死的啊。为了不让一个人牺牲，咱们就要用以前的同样办法，全体一齐‘怠工’。结巴不是说过吗，最重要的是团结一致。大家应当懂得，只要团结一致，什么事情都能办得到的。”

“假使他们再叫来驱逐舰，大伙儿就要团结一致，他们要抓就一个不剩地让他们全部抓走。这样做反而对咱们有利。”

“也许是这样。大伙想想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公司面前，首先感到惊慌的是监工。他想要从函馆找替工的来，一时也来不及。产量一定减少得不像样儿。……只要大伙儿好好干，就会赢得胜利。”

“一定会赢得胜利的。大伙儿满腔仇恨，谁也不去瞻前顾后了。”

“老实说，后果如何，咱们现在管不了啦。因为

摆在眼前的是你死我活的搏斗啊。”

“好，再来一次！”

就这样，他们站起来了。**再一次开始新的战斗！**

附　记

有关其后发生的事，附记两三件如下：

一、第二次全体“怠工”完满成功了。监工万万没想到会发生第二次“怠工”，慌慌张张地跑去电报室，可是到门口却止住了脚步，进退维谷，不知所措了。

二、渔汛过了，回到函馆才晓得搞怠工和罢工的蟹工船，不仅是“博光号”。在两三艘船上，还发现“宣传赤化”的小册子。

三、此后，公司以监工、杂工头子在渔汛期惹起罢工之类的不幸事件，使生产蒙受莫大的影响为由，把这些忠实的走狗“无情地”解雇了，甚至连退职金也分文不给（比渔工还糟）。有趣的是，据说那个监工后来叫嚷说：“啊，真后悔！他妈的，我过去受骗了！”

四、还有，渔工、青年杂工等第一次取得了“组织”、“斗争”这个伟大的经验。他们走出警察局的大门以后，就分别深入到各劳动阶层中去了。

——这是“资本主义侵入殖民地史”的一页。

（一九二九·三·三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蟹工船
作者＝（日本）小林多喜二著
页数＝１２９
ＳＳ号＝１２１７３５３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９．１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